

托爾斯泰故事集

# 三隱士

托爾斯泰著  
楊時英譯



啓明書局印行

## 作者傳略

托爾斯泰在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生於中俄耶司那伯利地方。他的門第，極爲清貴。二歲喪母，九歲喪父。兄弟四人和一個妹子，同寄養於姑母家中，以至長成。一八四三年，進喀生大學，但是因爲遊惰暴亂，不久退學回家。在本鄉專與一般貴族公子，度着自由，放縱，豪華，奢侈的生活。一八五三年，隨兄尼古拉斯到高加索當兵，在那裏住了三年，閒時從事著作。一八五三年，俄土戰爭起，托氏即移住多腦河，翌年以砲兵大隊長參與有名的克里米戰役，在戎馬倥傯中，仍兼事著作。等到戰事告終，解甲回彼得格勒，那時始和大文豪屠格涅夫等相識，遂有拋棄一切，終身從事文學的決心。從一八五七年起，到一八六一年間，他屢作海外遊，考察教育，監獄，慈善……等事業。一八六一年，回到本鄉，爲大規模的教育運動，設學校，發行教育雜誌，儼然以教育家自任了。托氏用了熱烈的精神來設施教育，灌輸新知識於農民，農民都受到很大的感化；因此遭政府的妬忌，不久學校雜誌都被封禁。一八六三年，和蘇菲亞結婚，這時他專心於文學的創造，長篇如戰爭與和平，安娜小傳等著作，就在這時候寫成的。

一八八〇年，他的思想起了激劇的變化，他覺得以前的思想和行爲，很不正當；於是道德宗教的觀念，大盛起來，鄙文學而不爲，時時想實行他的汎勞動主義。再回到本鄉，發行通俗叢書，用生動的文筆，精美的圖畫，敘述人生常識，很博得一般人的歡迎。其後他的心態日變，覺得現實社會與其理想，十分矛盾，而發生煩悶，欲求最後的安慰於宗教，於是創原始基督教的理想，與無抵抗主義，放棄了他的私有財產，和著作板權，營農夫生活，專心從事農民教育。這時期中的著作，有懺悔錄，復活等名著。

最後他因爲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不勝其苦痛，於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十日黑夜裏，想到異鄉過那勤勞的孤獨的生活。但是不幸在途中患肺炎症，於十一月二十日朝晨，在亞斯達波浮地方與世長辭了。那時的人都受極大的感動。

（錄自現代名人傳）

# 目次

作者傳略	一
天知道	一
獵熊	一〇
逆來順受	一九
小女孩比大人聰敏	二二
伊拉斯	二五
三隱士	三〇
小鬼和麵包皮	三七
一粒雞蛋般大的穀	四一
懺悔的罪人	四四
空大鼓	四七
太貴了	五六
阿沙哈頓——亞西利亞國王	六一
工作，死，病。（一個傳說）	六七
三個問題	七〇

## 天知道

弗拉地米城有一個青年商人，名叫伊凡·特米屈理契。亞細諾夫。他有兩家舖子和自己住的一所房子。

亞細諾夫是個漂亮的青年，他有黃金色的捲髮，並且還很喜歡唱歌，的確是個很有趣的人。他在年輕的時候，他就喜歡喝酒，而且喝醉了，便很放蕩；但是，從他結婚之後，便不再喝酒，除非偶然喝一點吧了。

一年夏天，亞細諾夫到尼希納市集上去。他向他的家人告別的時候，他的妻子對他說：『伊凡·特米屈理契，今天不要動身吧！我對你做一個不利的夢呢！』

亞細諾夫笑了笑，說：『你怕我到市集上去，會暢飲吧。』

他的妻子回答道：『我怕的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只是我做過一個惡夢。我夢見你從市集上回來，你脫下帽時，我看見你的頭髮已全然變成灰白色了。』

亞細諾夫笑將起來，他說道：『那個是好運氣的記號呀，你看，我會賣掉所有的貨物，還要帶些市集上的禮物給你哩。』

所以他別了他的家人，驅車而去。

他走了一半路的時候，碰到一個他認識的商人，晚上他們就同住一家旅館裏。他們一同吃晚餐，後來就到兩間相連的房裏去睡。

亞細諾夫是不慣遲睡的。並且他還要在天很冷的清晨，就動身，所以天還沒有亮，他就叫醒車夫，將馬駕

好。

他到旅館主人（他住在後面的一間小屋子裏）那裏付了賬，便繼續他的行程。

他走了大約有二十五英里路的樣子，停下車來餵馬，亞細諾夫在一家旅館的門口休息一會，然後走進門去，叫一盤熱的茶，拿出提琴，開始來撥彈。

忽然，一輛三隻馬拖的馬車駛過來，車上的鈴兒鐺鐺地響着。一個警官跳下來，後面還有兩個兵跟着。他走到亞細諾夫前面，問他的名字，從什麼地方來？亞細諾夫統統回答他，並且還問他：『你願意和我一同去喝點茶嗎？』但警官繼續反覆的盤問他：『你昨天在那裏過夜的？你一個人，還是和另一個商人在一起的？今晨你看見過那個商人沒有？你為什麼天未亮就離開那旅館呢？』

亞細諾夫奇怪起來，為什麼問他這些話，可是他說出經過的一切，然後加上問一句：『你為什麼反覆地問我，好像我是個賊或是強盜一般。我是為做生意而出來的，你們沒有問我的必要。』

於是警官一面把兩個兵叫來，一面對他說：『我是這個地方的警官，我問你這許多話，因為昨天和你一同過夜的那個商人，被人殺死了。我們一定要搜查你的行李。』

他們走進屋子裏去。兩個兵和警官將亞細諾夫的行李解開，警官忽然從一隻袋裏抽出一把刀，便叫了出來：『這是誰的刀呀？』

亞細諾夫看了看，看見一把有血跡的刀從他的一隻袋裏抽出來，他嚇了一大跳。

『這把刀怎麼會有血的呀？』

亞細諾夫想要回答，然而一句話也說不出，只口吃地說道：『我……我不知道……不是我的。』

於是警官說道：『今晨那個商人被人殺死在牀上，這件事情就是你做的。那房間是裏面鎖着的，沒有別

的人在那裏，而你行囊中卻有一把血跡的刀，你的臉色和態度都表示着你做這樁事情的樣子，告訴我你爲什麼殺死他？你偷了他多少錢？」

亞細諾夫對誓，說他沒有做過這種事；他和那個商人吃了晚餐之後，就沒有見面過。他只有他自己的八千羅布，那把刀也並不是他的。可是他的說話是斷斷續續的，而他的臉色又很蒼白，好像他有了罪一樣地怕得發抖。

警官命令兩個兵把他捆起來，放進車裏去。當他們把他的腳縛起來放進車裏時候，亞細諾夫自己在身上畫了個十字，哭起來了。他的錢和貨物，都拿走了，他們把他帶到最近的一個鎮裏去，監禁起來。他們到弗拉地米地方去訊問他的品性。那鎮上的居民和商人都說，他從前雖然常常喝酒，浪費時間，但是他是個良善的人。於是再來審問：他被判爲謀殺從電仁地方來的商人，並且搶了他二萬羅布的罪名。

他的妻子在失望中，不知怎樣才好。她的兒女們都還很小，有一個還是在襁褓中的嬰兒；她帶了兒女到監禁她丈夫的鎖上去，起先不許她去見他，可是經過許多請求之後，她才得警官的允許，帶到她丈夫那裏去。她見她的丈夫穿着犯人的衣服，釘着腳鐐，手拷，和做強盜做賊的犯人關在一起。她昏倒地上，經過許多時候才清醒來。她把孩子們拉在一邊，就坐在靠近他的地方。她告訴他家裏的情形，再問他所經過的遭遇。他完全都告訴了她，她便問道：「現在我們能怎樣呢？」

「我們一定要請求皇上，不要讓一個無辜的人去受死。」

他的妻子說，她已經向皇上請求過了，但是不受理呢。

亞細諾夫沒有回答，只是很垂頭喪氣。

因此他的妻子說道：「我夢見你頭髮白，並非全虛的啊！你還記着吧？那天你不該動身的啊！」她一面用

手指去替他理頭髮，一面說道：「最親愛的凡伊啊！將真情告訴你的妻子吧！這事情不是你做的嗎？」

「你也這樣疑心我啦！」亞細諾夫說，用手捧着臉哭了起來。這時，一個兵跑來說，他的妻子和兒女們該走了，於是亞細諾夫便對他的家人作了最後的道別。

她們走後，亞細諾夫回想所說的許多話。他一想起他的妻子也疑心他的時候，就自語道：「好像只有上帝能知道真情似的；我只有向他哭訴，只希望他發點慈悲。」

於是亞細諾夫不再寫請願書，拋棄了一切希望，只祈禱上帝。

亞細諾夫被判決拿去鞭打，然後送到坑裏去。因此他受了鞭笞的痛打，而且他鞭笞的傷處一好，就和別的犯人充軍到西伯利亞去。

在西伯利亞，亞細諾夫做了二十六年的囚犯。他的頭髮變得雪白，他的鬍子稀少而長，也變得灰白了。他所有的快活都已消失，他背已駝，走路也很慢，話也說得很少，從來不笑，但是他常常祈禱。

在監獄裏，亞細諾夫學會了做靴子，賺得一點錢，拿去買聖徒列傳來看。監牢裏有一線的微光，他便藉此讀這本書。星期日在監牢的教堂裏讀聖經中使徒的教訓，跟着歌隊唱贊美詩，他的聲音仍舊是很好。

監獄中的當局都歡喜他，因為他很和氣，他的同伴犯人們也都尊重他，他們叫他爲「祖父」和「聖人」。他們有事情請求監獄官，總要請他做代表，他們中間如有爭論，也來請他調解，或判決。

亞細諾夫家裏好久沒有消息來，他甚至連妻子兒女是否還活在世上，他都不知道。

一天，有一羣新的犯人關進監牢來。晚上，這些老犯人圍集新來的一羣，問他們從什麼地方來，他們判的

什麼罪。亞細諾夫坐在靠近新來的人的旁邊，沮喪地聽他們講答。

新犯人中，有個六十多歲的老人，軀幹魁梧，身體強壯，鬍子灰白剪得短短的，他在告訴他們他被捕的原



因。

「喂，朋友們！」他說：「我只拿一匹馬來拉雪車，我就被人控爲偷竊犯。我說我只用牠來快一點拖回家去，然後再放牠回來，並且馬夫還是我私人的朋友。所以我說：『很對的。』他們卻說：『不對，你偷牠。』但是我怎麼樣偷的呢，或者從什麼地方偷來的，他們卻說不出。有一次，我真正做了一件壞事，依理早就該帶到這裏來，可是沒有人發覺。現在我被他們無端地充軍到此地來。噯，我現在告訴你們的話都是假的，我曾經到過西伯利亞，只是住不多久吧了。」

「你從那裏來的？」有一個人問他。

「從弗拉地米來的。我的家住在那個鎮上。我的名字叫馬加爾，他們也叫我西蒙納契。」

亞細諾夫擡起頭來說：「告訴我，西蒙納契，你知道弗拉地米地方的亞細諾夫商人家的事情嗎？他們還活着嗎？」

「知道他們嗎？我當然知道的囉！亞細諾夫一家人都很富，然而他們的父親和我們一樣，也是一個犯人，在西伯利亞。至於你老爹爹，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亞細諾夫不喜歡講述他的不幸的遭遇，他只嘆氣說：「我犯了罪，在此地已囚了二十六年啦。」

「犯什麼罪？」馬加爾·西蒙納契問道。

可是，亞細諾夫只說：「唔唔……我一定應該受這個處罰的！」他不願多說，不過，他的同伴們都告訴這些新來的人說，亞細諾夫到西伯利亞來的原因：有個人謀殺一個商人，把刀放在亞細諾夫的行囊裏，因此他便蒙上不自之冤。

馬加爾·西蒙納契聽到這裏時，向亞細諾夫看了看，很響地叫道：「呵！這是奇怪的事哩！真正奇怪！可是

你怎樣變得這麼老的呢？老爹爹！

其餘的人問他爲什麼這樣驚訝，是不是從前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亞細諾夫；然而，西蒙納契不回答。他只說：『真奇怪，我們會在此地相逢！孩子們呵！』

這些話使亞細諾夫疑心這個人也許知道誰殺死那個商人的；所以他就說，『西蒙納契，或許你聽到過這樁事吧？或許你從前看見過我吧？』

『我怎麼不會聽到呢？世界是充滿着流言的。不過，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而且我也忘了我聽到過的話。』

『或許你聽見過，是誰殺死那個商人的？』亞細諾夫問。

馬加爾·西蒙納契笑了笑，回答道：『總是那個袋裏有刀的人吧！如果別的人把刀藏進去……如俗語所說，「他不到被捕之後，總不是賊。」你的袋放在你頭底下，人家怎麼會把刀放進去呢？這樣不是明明要驚醒你的嗎？』

亞細諾夫聽到這裏，便明白那商人是這個人殺的。他站起來，走了開去。那天晚上，亞細諾夫通宵醒着，他感到可怕的不幸。而且一切印像都在他心上湧起。記起他告別妻子到鎮上去的時候的情形。他似乎看見她站在面前；她的臉兒和眼睛都在他眼前浮現了。他聽見她的一言一笑。後來他看見他的兒女們都很小，正和當時一樣；一個穿着小外套，另外一個在母親胸前吃奶。他又記起他自己——年輕而快活。他記起他在那個旅館門口彈琴的情形，他就在那個地方被捕的景象。他又記起他從前曾經是多麼地自由自在。他想起他受鞭撻的地方，那個執行的人和許多站在四周的人，手鐐腳拷，犯人們，他所有的二十六年的監牢生活，和他的未老先衰的悲哀。這些思想使他悲痛得要自殺。

『這都是那個惡棍作的孽呀！』亞細諾夫想道。他很恨馬加爾·西蒙納契，他要向他報仇，即使他會因此而死，他也甘心的。他整個晚上都祈禱着。但是他總不能安靜。在白天他不走近馬加爾·西蒙納契，甚至於不向他看。

兩個禮拜過去了。亞細諾夫晚上總睡不着，而且苦痛得不知如何是好。

有一天晚上，他在監牢四周散步，看見一些泥土，從一個犯人睡的牀架底下滾出來。他停住看看是什麼東西。突然間，馬加爾·西蒙納契從牀底下爬出來，帶了一副很可怕的臉色，向着亞細諾夫凝視。亞細諾夫想假裝沒有看見他似地，走過去。但是，馬加爾攔住他的手，向他說，他已經在牆腳下掘好一個洞，掘下來的泥土藏在長統靴子裏，每天在犯人去做工的路上拋掉。

『老人，你不要響出來，你也好逃出去。如果你失露機密，他們就會要我的命，那我就先殺死你。』

亞細諾夫看着他的仇人，憤怒得發抖。他拉掉他的手，說道：『我不想逃走，而你也不必殺死我，你早已殺死我了，至於把你說出來呢？——我也許說，也許不說，都聽憑上帝指揮。』

第二天，當犯人們領出去工作時，護兵們看到有一個犯人將他靴裏的泥土倒出來。他們就將他搜查了一會，而且那個洞也發現了。管理員來查問犯人，要查出掘洞的人來，他們都說不知道。那些知道的人呢，也不願賣馬加爾·西蒙納契，知道如果說出來，他一定會被打死的。後來，管理員去問亞細諾夫，他知道亞細諾夫是個著名的公正人。最後，管理員問道：『你是個老實的人，在上帝面前，告訴我，誰掘那個洞的？』

馬加爾·西蒙納契站在那裏，毫不關心般的，只注視着亞細諾夫，並不怎樣去留心管理員。亞細諾夫的嘴唇和手都發抖了，過了許久，還說不出一句話來。他想到：『爲什麼我要替破壞我的一生的人隱瞞呢？讓他去受使我苦痛的代價吧！然而，如果我說出來，他們大概要把他打死，而且說不定我錯疑他呢。那末，於我到底

有什麼好處呢？」

「噯，老人，」管理員重複說道，「把真情告訴我們吧！誰在牆上掘過洞？」

亞細諾夫看看馬加爾·西蒙納契，說道：「大人，我不能說。上帝的意思並不要我說出來！任何怎樣處置我吧，我在你的掌握中。」

管理員問了許多次，亞細諾夫仍一點也不說什麼，因此，這樁事就讓牠去了。

那天晚上，亞細諾夫躺在牀上，正要睡的時候，有個人不聲不響地走來，坐在他的牀上，他從暗中看出是馬加爾。

「你還要我的什麼？」亞細諾夫問，「你為什麼到這裏來？」

馬加爾·西蒙納契不作聲。所以亞細諾夫坐起來說道：「你要什麼？走開，否則我要叫看守的人來了。」

馬加爾伏在亞細諾夫身上，輕輕地說道：「伊凡·特米屈理契，恕我！」

「恕你什麼？」亞細諾夫問。

「殺了那個商人，把刀放進你的行李中的是我。我本來也要殺死你的，但是聽見外面有聲音了，便把刀放進你一隻袋裏，從窗口逃出來。」

亞細諾夫不作聲，也不知道說什麼才好。馬加爾離開牀，跪在地上。「伊凡·特米屈理契，」他說：「恕我，為上帝的愛，恕我吧！我要去自認，我是殺死那個商人的兇手，你就得釋放，就可以回去。」

「你說說是容易的，」亞細諾夫說，「但是我為你苦了二十六年。現在我能到什麼地方去呢？……我的妻子死了，我的兒女也忘記我了。我沒有地方好去……」

馬加爾·西蒙納契並不站起來，將自己的頭向地上撞。「伊凡·特米屈理契，恕我吧！」他哭出來了，「他

們用鞭子打我的時候，還沒有現在看見你這麼難受……但是你可憐我，竟沒有把事情說出來。看基督的面，恕我吧！我是個最壞的人呵！」於是他哭了。

亞細諾夫聽見他哭，自己也哭起來。

『上帝會恕你的！』他說：『也許我比你還壞一百倍哩。』他說了這些話，心裏就覺得輕快些，他早已不想離開這監牢了，只希望他的末日不久就來。

雖則亞細諾夫說了許多話，馬加爾·西蒙納契終於去自首了。然而，釋放亞細諾夫的命令達到的時候，亞細諾夫已經死了。

## 獵熊

我們出去獵熊。我的同伴射中一隻熊，但只給牠一個皮肉上的創傷，就逃走了，雪地上留着牠的血跡。

我們大家聚集在樹林裏，商量我們還是立刻去趕那隻熊，還是等過二三天，讓牠自己安身下來，再去找牠。我們問那些鄉下打熊的獵戶，那一天能不能夠去追尋牠。

『不能夠，不可能的。』一個年老的獵戶說，『你們一定要讓牠安靜地安身下來。五天之內，總能夠追尋牠，但是如果你們現在就去趕牠，只不過把牠趕逃走罷了，他不會安身下來的。』

然而，年輕的獵戶和老人爭辯說，現在很可以去追尋那隻熊。

『在這樣的雪地上，』他說，『牠不會逃得多遠的，因為牠是一隻肥胖的熊。在黃昏之前，他一定會安身下來，即使他不安身下來，我也能夠穿着雪靴去趕牠。』

和我在一起的同伴反對去追那隻熊，勸我等幾天，但是我說：

『我們不必爭辯，你儘做你歡喜的事吧！不過，我要和地米安去追牠的踪跡。如果我們依蹤追到那隻熊，那就很好。如果追不到，那也不損失什麼。時間還很早，反正今天我們又沒有什麼事情要做啦。』

其餘的人都重上雪車，往村裏去。

地米安和我帶了些麵包，留在樹林後面。

他們大家離開我們之後，地米安和我檢查一下獵鎗，再將外套用皮帶束緊。我們便循着熊的足跡而去。雖然在寒冷靜寂的時候，然而天氣倒清明；不過穿着雪靴走路總很覺得困難的。雪積得厚而且滑，好的

還沒結成冰，因為前一天還是落的。我們的雪靴陷進雪裏去有六英吋深，有時還比較更深呢。

遠遠的那邊，有熊的足跡，我們能夠看得出熊的去路；有時候，他的腹部埋入雪裏，走去時，將雪劃出一條溝來。起先，在大樹林裏，我們看見牠的足跡，後來，足跡又轉入小松樹林中，地米安便停住。

『現在我們一定要離開這蹤跡，』他說：『牠也許就在此地的一處地方安身下來了。你從雪上，能夠看出他曾經蹲踞在地上過。我們且離這條小路，往四周看看吧！不過，我們一定要輕輕地走，不要呼喊，也不要咳嗽，否則，我們會把牠嚇逃的。』

我們離開小路，向左轉灣，走了大約五百碼路時，又有熊的足跡在我們前面的右邊了。我們循着足跡走去，竟走到大路上來。我們便站住，在大路上仔細看看，那隻熊從那一面走去的足印，這裏那裏雪上都印着熊的足影，爪痕等等，又有農夫們樹皮靴的足跡。顯明地，熊已經到村上去了。

我們在這條路上走去時，地米安說：

『現在走這條路沒有用了。從兩旁邊雪上的足跡看來，我們可以知道牠在什麼地方轉灣，向左還是向右。他一定轉到一個地方去了，因為牠是不會跑到村上去的。』

我們沿大路走了一英里光景，又看見熊從大路轉開去的足跡。我們仔細看了一下，真奇怪！這明明是熊的足跡，只不過不是從大路跑進樹林去的足跡，而是從樹林跑到大路上來的足跡！腳趾是向着大路來的。

『這一定是另外一隻熊。』我說。

地米安看了看，細想一會兒，說道：『不是的，同是一隻。牠用巧計，離開這條路向後退走。』

我們跟着這足跡前進，知道確是如此。這隻熊向後退走幾十步，然後在松林後面兜了一個圈子，再一直向前跑。地米安停住腳步，說道：『現在我們追尋着了。前面有一片濕地，他一定安身在那裏。我們來追尋牠吧。』

我們就繞道，走過一個松林，這時候，我已疲乏，而且走上去更難走。或者因為走不慣的緣故，我的雪靴脫下來了，一會兒又踏着一塊雪底下的樹根或木頭。我很覺得疲乏，又出了許多汗，我便將皮外套脫下。而地米安總是像一隻皮船似的滑着，他穿着雪靴行動很是自由，從來沒有碰到什麼東西，也沒有滑倒過。他把我的皮外套掛在他肩上，而且還鼓勵我前進。

我們走了兩里多路，才走到那個地方的另一邊。我是落在後面。雪靴滑掉了，我蹣跚地走着。忽然，地米安，他在我前面停下來，搖搖他的手。我走到他旁邊，他彎下身來，用手指着前面，低聲地說道：

「你看見那邊矮林上有隻喜鵲在叫嗎？牠從遠方嗅到熊的氣味。牠一定在那邊。」

我們轉灣走了一英里多路，不久又回到原路，我們已經向右繞了那隻熊走過一圈，現在牠一定在我們方才離開的那條路上。於是我們停住了，我脫下帽子來，解開所有的衣服。我熱得像在蒸汽澡堂裏一般，濕得像跌進水裏的老鼠一樣。地米安臉色發紅，拿袖子擦臉。

「噯，先生！」他說：「我們已做了我們的工作，現在該休息一下啦！」

夕陽從樹林射出紅光，我們脫下雪靴，拿牠當凳子坐，從袋裏拿出麵包和鹽來吃。我先吃一點雪，再吃麵包；麵包的滋味真好，我彷彿從未吃過這麼好吃的東西似的。我們坐在那裏休息，後來天黑了，我就問地米安從這裏到村上遠不遠。

「遠的，」他說道：「大約有八英里。今晚我們要走到那邊，但是現在我們一定得休息休息。先生，穿上你的皮外套吧！否則，你會傷風哩。」

地米安拍下一些雪，折幾根松樹枝來做榻。我們相並地躺下，將頭枕在手臂上，我不記得怎麼樣睡去的。兩小時之後，我醒了，聽見有東西的破裂聲。



我睡得很熟，醒來還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向四周看了看，多麼奇怪呀！我是在一所大廈裏，一切都射出白的光輝，還有閃爍的柱子，我向上一看，從一個精緻的花窗望出去，看見一個烏黑的圓屋頂，閃着各種的光輝。仔細一看，我才記起自己是在一個樹林裏，我當作大廈和柱子的，是蓋滿了白霜和雪的樹，那有色的光輝便是在樹梢間閃爍的星光。

白霜在夜裏落下來，樹枝上都有厚厚的白霜，地米安身上和我的外套上都有，而樹上也還有些掉下來。我喚醒地米安，一起穿上雪靴，起身就走。樹林裏絕靜的，一點聲音也沒有，只有我們的雪靴踏着軟雪的響聲；此外還有樹枝受霜的壓力而發出格格的聲音，引起林中的回響。有一次我們聽見一種活東西的聲音，沙沙的，和我們很近，後來突然間向前逃走了。我覺得一定是熊，然而我們走到發出聲音來的地方，看見許多兔子的腳印，和幾株樹皮已經裂開的小白楊樹，將幾隻正在吃東西的兔子也嚇逃了。

我們拖着我們的雪靴，沿着大路走去。現在的路比較容易走些，我們從這難走的路的這邊走到那邊時，雪靴在地上拖着發出響聲，雪在我們靴底下，格格地作響，而那白色的霜落在我們的臉上，有如樹上的毛茸。從樹林空隙望出去，見星兒忽隱忽現，天空也好像在轉動，而星光也彷彿向我們跑來。

我看見我的同伴睡在那裏，就喚他醒來，告訴他我們怎樣地追尋到那隻熊。叫鄉下的主人第二天早上召集獵戶來之後，我們吃完晚餐就去睡。

我是很疲乏，如果我的同伴不來喚醒我，我一定會睡到中午。我跳起來，看見他已經穿好了衣服，拿着鎗忙着要想做什麼。

「地米安在那裏呀？」我說道。

「早就在樹林裏了。他已循着你留下的足跡，走過一遍，又回到這裏來，現在他去找獵戶了。」

我盥洗完畢，穿上衣服，背上槍，再坐進雪車動身出發。

嚴霜還是繼續在下，靜悄悄的，看不見太陽，厚厚的霧在我們前面，而白的霜還是遮蓋了一切。

車子駛了兩英哩路，我們到了一叢樹林的旁邊，看見一個洞裏冒出煙來，還有一羣村人，男男女女都拿着木棒。

我們走下車來，到他們那邊去。男人都在烘馬鈴薯，和女人談笑。

地米安也在其中；我們到了那裏，那些人都站起來，地米安帶領他們到我們昨天兜過一個圈子的地方。他們排成單行，跟着走去，他們男男女女一共三十個人。雪是那麼厚，只露出他們身體的上半截。他們轉進樹林，我的朋友和我也跟上去。

雖然他們已經踏出一條路來，但是仍舊是很難走；不過在中間走，是一定不會跌倒的。

我們這樣走了差不多有一英哩，看見地米安從另外一邊來——穿着雪靴向我們跑來，還向我們作手勢，要我們去加入。我們向他走去，他告訴我們站在一個地方。我站在我的位置上，向四周看看。

我的左邊有高大的松樹，從樹隙間我看見一條路，樹後面有一塊方地，我看見一個獵戶。在我前面，有小松樹的叢林，大約和一個人一樣高，牠們的枝幹都向下垂着，還黏着雪。穿過這個小樹林，有一條路，上面蓋着厚厚的雪的路，直到我站的地方。小叢林從我的右邊伸張開去，一直到一個濕的地方爲止，在那地方，我看見地米安在佈置我的朋友。

我檢查兩枝槍，又顧慮一下，站在什麼地方好。有一株高大的松樹在離我後面三步路的地方。

『我站到那邊去，』我想道，『那樣可以將另外一枝鎗放在那株樹旁邊，』於是我向那株樹走去，每走一步，我的膝蓋就陷入雪裏去。我踏平一方碼地方的雪，才站在那裏。一枝鎗捏在手裏，另外一枝豎着靠在樹

上。我解開刀鞘，把鎗上的刺刀插進去。這樣子我要用刀時容易拔出來。

我正預備好，便聽見地米安在樹林裏叫道：

『牠起來了！牠起來了！』

地米安喊了之後，圍在圈地近旁的村人就立刻以各種不同的聲音回答。

『起來，起來，起來了！呵！呵！』男人們喊着。

『呀！呀！』女人們尖聲地叫出來。

熊在圈地裏面，地米安趕上去時，旁邊的人都叫喊起來。只有我的朋友和我靜着不動，在等待熊向我們跑來。我在那裏看着聽着，心跳得很急。我發抖了，緊緊地捏着鎗。

『現在，現在，』我想，『牠會突然撲過來。我將描準放槍，牠會應聲而倒……』

忽然間，聽見左面，遠遠的那邊，有一樣東西跌倒在雪上。從松樹中間看過去，五十步以外，樹的後面，有一樣大而黑的東西。我描準着，等牠過來，一面在想道：

『牠再會走近一點嗎？』

我一面等着，一面看見牠耳朵一動，又回過頭去，逃走了；於是我看到牠側面的全部。牠是一隻很大的野獸，在興奮之中，我聽見自己的彈子放出去，拍一聲射到樹上，從煙裏望過去，我看見熊很快地走回圈地，在樹林中不見了。

『唔！』我想，『機會失掉了，牠不再跑到我這裏來啦。或者我的同伴會打死牠，或者牠會逃出這獵戶們的包圍。無論如何，他不會再給我一個機會。』

我重新背上鎗，站在那裏聽。農人們在四周叫喊，但是在右邊，離開我的同伴不遠的那地方，我聽見一個

女人以狂暴的聲音叫喊：

「牠在這裏！牠在這裏！到此地來！到此地來！阿呀！阿呀！」

顯明地，她看見那隻熊。我不再希望牠來，於是向我右面的朋友那邊看了一眼，看見地米安手裏拿着一枝棒，腳上已穿好雪靴，沿一條小河向我的朋友那邊跑去。他蹲伏在牠旁邊，用棒指着，對準那東西的一面，拍的一聲，他放了一鎗。

「哪，他把牠殺死了。」我想。

然而，我並沒有看見他向熊跑過去。顯明地，他打不到那隻熊，否則，彈子沒有十分奏效。

「熊逃走啦。」我想。「牠回轉去，可是牠再不會向我跑來了。——但是那又是什麼呢？」

有一個東西，像旋風一樣，向我跑來，一面跑，一面從鼻間喘着氣，只見地上的雪飛近我身旁。我向前一看，見一隻熊穿過叢林，正向我衝來。顯明地，牠是嚇得神經錯亂了。

牠還在六步之外，我就看見牠的全部了——黑的臉頰，很大的頭，上面還有一塊紅的東西。牠向我亂衝過來，牠走時，將雪撒開。由牠的眼睛中，我知道牠沒有看見我。但是牠嚇得瘋了，盲目地亂衝，而牠走的路呢，引牠一直向我站的地方的一株樹衝來。我便舉起鎗，放了一下。現在牠差不多撲到我身上來了，我知道鎗又打不中。我的彈子打牠身邊飛過，可是牠甚至於沒有聽到鎗聲，仍舊向我衝來。我把鎗移低一點，再放一鎗，幾乎打到牠的頭，然而沒有將牠打死。

牠仰起頭來，耳朵向後，露着牙齒，向我跑來。

我去拿另外的那枝鎗，可是還沒有碰到牠，熊已迅速地到我跟前，將我撲倒雪地上，從我旁邊走過去。

「謝謝天，牠已離開我啦。」我想。

我想站起來，然而有一種東西壓住我，阻止我起來。熊已從我身旁衝過，可是牠又回來，而且以牠整個身體壓在我身上。我覺得一樣很重的東西壓着我，而我的臉上也有些熱烘烘的東西，我知道牠已將我的臉孔拉進牠的嘴裏去了。我的鼻子已在牠嘴裏，我覺得牠的熱氣，也嗅到牠的血味。牠用兩隻爪壓住我的兩肩，使我不能攙動。我只想將我的頭和臉頰，從牠嘴裏抽出來，使我的鼻子和眼睛自由，這時候，牠的牙齒想咬緊我的頭了。於是我覺得牠的下牙牀碰到我的前額，上牙牀碰到我的眼睛下面的肉，並且牠的牙齒在咬緊起來。這好像用刀割我的臉一樣。當牠很急於像狗一樣將牙牀咬緊時，我掙扎着逃走，要將臉轉出來，可是牠又將我的臉拉進嘴去了。

「現在，」我想，「末日到了。」

後來，我覺得重量沒有了，向上看，我不見牠在那裏。牠已經跳起來跑開啦。

當我的同伴和地米安看見熊將我打倒，而又在咬我時，他們連忙趕來救我。我的同伴，急得連路都不顧，狂奔過來，跑進雪深處，跌了一交。卻好在他從雪裏起來時，那隻熊正在咬我。但是地米安和平時那樣，手中沒有鎗，只拿着一枝棒跑來，一面沿路喊着：「牠在吃我們的主人！牠在吃我們的主人！」

他跑來，對這熊喊道：「呵！獸子！你做什麼？走開！走開！」

熊服從他，離開我走了。我站起來，雪地上有許多血，好像殺了一隻羊似的，我的眼睛上掛着些肉，然而，我在興奮中，我不覺得痛。

我的同伴這時候，爬起來了，其他一些人也圍着我，他們看見我受傷，將雪放在我的傷處。可是我呢？受了傷，只問他們：「熊在什麼地方？牠向那一面跑去的？」

忽然，我聽見說：「牠在這裏，牠在這裏。」

於是又看見熊向我們跑來。我們捏起鎗來，可是在誰都沒有開鎗之前，牠已經跑過去了。牠很兇暴，再要咬我，然而一看見這許多人，又怕起來。我們從牠的痕跡，看出牠的頭流了血。我們要去趕牠，但是我受傷的地方變得很痛，只好進城去找醫生。

一個月之後，我們又去獵那隻熊，但是我得不到一個機會結果牠。牠不走出圈地來，只在圈的四周走，並且還發出很可怕的聲音。

地米安殺死牠。熊的下牙牀破了，有一個牙齒被我的彈子打下來啦。

牠是個很大的動物，而且有很好的黑皮。

我將牠的皮細起來，現在放在我的房裏。我前額的傷處好得連疤子也看不出了。

## 逆來順受

古時候有一位仁慈的賢人。他富有世界上各種的東西。並且有許多奴隸給他做事。而奴隸們都以爲有這麼一個主人，是足以自傲的。他們說：『天下再沒有比我們的主人更好的主人了。他給我們的衣食都很好，給我們做的工作又都適合我們的力量。他沒有怨恨，從來不罵人。他不像別的那些主人，待奴隸比待畜生還不如，不問奴隸們對不對，總要責罰他們，也從來沒有和他們講過一句親密的話；我們的主人真好，他希望我們好，而且和和氣氣，和我們說話。我們不想什麼更好的生活了。』

奴隸們對於他們的主人如此稱贊，魔鬼知道了，很煩悶，因爲他不願他們會和主人親愛要好地一同生活。所以他去說服了一個名叫阿爾帕的奴隸，來歸從他，命他說惑其餘的奴隸們。於是有一天奴隸們正坐在一起休息，講他們主人的仁慈，阿爾帕大聲說：『你們真傻，要去說主人仁慈。如果你給魔鬼的事情，他也會和你好的啦。我們給主人做事，每件事情都順從他，我們預先知道他的希望，他一想到什麼，我們立刻就給他做了。這樣子，他不對我們好，又怎麼樣呢？試試看，如界我們不順從他，和他爲難，看他會怎麼樣。他的手段便會和其他的主人一樣，而且和最壞的主人一般，會以惡報惡哩。』

其餘的奴隸們起先反對阿爾帕所說的話，後來就和他賭東道，讓阿爾帕去使他們的主人發怒，如果他失敗，他就放棄他，那件假日禮服；但是，如果他成功呢？他們就把他們自己的假日禮服給他，並且如果主人用繩子將他綁起來，或者監禁起來，他們會保護他，去反對主人，使他自由。這個東道賭定之後，阿爾帕說，第二天早晨便去使他的主人發怒。

阿爾帕是個牧人，他管理許多很值錢的純種綿羊，這些綿羊，主人是很歡喜的。第二天早晨，當主人帶着幾個客人到籬笆裏來看這些值錢的綿羊時，阿爾帕便丟了個眼色給他的同伴們，好像說：『看，現在我怎樣去使他發怒啊。』

其餘的奴隸們都聚攏來，向着那些客人看，或者向籬笆裏面看，而那個魔鬼呢？爬上近旁的一棵樹上，去看他的奴隸怎樣做他的工作。主人走到籬笆近旁來，指點那些牝綿羊和小綿羊給客人看，並且還要給他們看那隻最好的牡綿羊。

『所有的牡綿羊，都是很值錢的，』他說：『我另有一隻，是有一對很捲的角，這真是一隻價值連城的綿羊啊！我重視牠，如重視我自己的瞳人一般。』

這羣綿羊看見客人都驚駭起來，在籬笆四周亂衝，因此客人們不能看到那隻牡綿羊。

『在那隻牡綿羊正停在那裏時，阿爾帕偶然似地又去驚駭了這羣綿羊，於是他們又聚攏來，客人們又不能看見那一隻無價之羊了。後來主人討厭起來，便和阿爾帕說：『阿爾帕，好朋友，請你替我把那隻最好的牡綿羊，有一對捲角的綿羊，捉起來。小心一點捉牠，捉住一會兒就好的。』

主人沒有說完，阿爾帕就像獅子般地衝進羊羣，攙起那隻無價的羊來。他一手攙住牡綿羊的後左腿，緊緊地捏着牠的毛，在他主人的面前，把牠舉起來，又向前推了一推，忽然，牠的腿像枯枝一般地折斷了。他折斷了牡綿羊的一隻腿，牡綿羊便咩咩地叫着。這時，牠的左邊的後腿已經捲起來，垂着，阿爾帕又將牠的右邊的後腿攙住。客人們和奴隸都驚惶得叫起來，而魔鬼坐在樹上，卻很快活，阿爾帕已經這樣伶俐地做好他的工作了。主人覺得很沈悶，皺着眉頭，低下頭去，一句話也不說。客人們和奴隸們也都不作聲，等着看有什麼結果。沈默了一會兒之後，主人搖搖頭，好像除去了什麼大困難似的。後來又把頭擡起來，睜開眼睛，向天空望了一



會。眉間的皺痕立刻從他的臉上消失，他看着阿爾帕，笑了笑說：「呵，阿爾帕，阿爾帕，你的主人要我使我發怒，然而我的主人比你的主人更強哩。我不和你發怒，反要使你的主人發怒。你怕我會責罰你，而且你又希望自由。所以，阿爾帕，你要知道，我不會來責罰你；但是，如果你希望自由的話，在此地，我的客人們面前，我讓你自由；你到你喜歡的地方去，將你的假日禮服帶去。」

於是這仁慈的主人和客人們回到屋子裏去。而魔鬼卻苦痛得露着牙齒，從樹上跌下來，沈到地底下去了。

## 小女孩比大人聰敏

一個很早的復活節，雪車剛剛走過；雪還留在園圃裏，水成河地向村上的街道流下去。

兩個小女孩，是她們兩家房子中間的一條巷裏碰頭。這地方有醜醜的水，是從田場上流來，流到這裏積成了一個水潭。這個女孩子很小，另外那個稍爲大一點。她們的母親都給她們穿上新外套。小的一個穿一件藍的外套，另外那個穿的是黃印花布的。她們倆都有一條紅頭巾包在頭上。她們碰到的時候，她們是正從教堂中出來。她們先互相看了她們的新衣服，然後開始玩耍。不一會，她們好玩的童心驅使她們去拍水，而小的一個正要穿着鞋子，走進水潭去，大一點的那個便阻止她說道：『馬拉霞，不要這樣走，你的母親要罵你呵。我要脫掉鞋子和襪兒，你也脫去吧。』

她們說了之後，插起裙子，開始互相對向地走過水潭。馬拉霞走到水深到腳踝的時候，她便說道：『阿姑俚亞，這水潭很深哩，我怕起來啦！』

『走來，』另外那個回答說，『不要怕，不會再深了。』

當她們走到互相靠近的時候，阿姑俚亞說道：『馬拉霞，當心，不要濺起水來。小心一點走。』

她沒有說完這話，馬拉霞忽然將一隻腳踏下去，水便濺起來，濺到阿姑俚亞的外套上，又濺到她的眼睛和鼻子上。當她看見她外套上有污點的時候，就發怒了，走到馬拉霞後面，要打她。馬拉霞害怕起來，她知道自己在困難中，她便跑出水潭，想預備跑回家去。正在這時候，阿姑俚亞的母親卻巧走過此地，看見她的女兒的裙子濺着水，袖子也髒了，便說道：『你這醜醜淘氣的女孩，你剛剛在做什麼？』

『馬拉霞故意把我潑得這個樣子的』女孩回答說

一聽到這話，阿姑俚亞的母親便攔住馬拉霞，在她的項頸後面打了一下。馬拉霞便開始狂呼起來，聲音響得整個巷裏都聽到。於是她的母親走出來了。

『你爲什麼打我的女兒呀？』她說；同時她就開始罵她的鄰居。

話一句又一句地多起來，她們發怒地爭論着。許多人跑出來，羣集街頭，大家都在呼喊，卻沒有一個在聽。他們大家都在爭論。直到後來，竟弄得你推我撞，大家差不多要動手打了。這時，阿姑俚亞的老祖母走進他們中間，想去平靜他們。

『朋友，你們想怎樣？這麼鬧着是對的嗎？這樣的日子也會鬧！今天是快活的日子呀，並不是做這種傻事情的時候啊。』

他們並不聽這老婦人的話，卻差一點把她的腳也打斷哩。要不是阿姑俚亞和馬拉霞她們自己來的話，她也不能把她們平靜。在這些女人互相辱罵的當兒，阿姑俚亞已經擦去她外套上的污泥，又回到水潭裏去了。她拿一塊石頭，去刮水潭前面地上的泥，要做成一條溝，讓水從這裏流過去，流到街上。馬拉霞立刻加入工作，拿一小片木頭去幫助她掘溝。正當這些人要開始相打的時候，從她們掘成的溝裏流出來的水，流到街上，那要來解勸他們的老婦人站在的地方。兩個小女孩跟在水後面，各人沿着這條小河的一邊跑着。

『捉住牠，馬拉霞捉住牠！』阿姑俚亞叫着。而馬拉霞卻不說話，只是大笑。

兩個小女孩多麼高興呀，看看浮在她們的河流上面的木片，她們一直跑進大人羣中去；於是老婦人看着她們，對那些大人說：『你們自己不覺得羞慚嗎？爲了兩個女孩子的事情都要相打，她們自己卻完全忘記了這件事，而又快活地在一塊兒玩耍啦。親愛的小寶寶！你們比她們聰敏些哪。』

這些大人看了這兩個小女孩，頗覺慚愧，不禁自笑，大家各自回去了。

『要是你們不變得和小孩子一樣，你們是不會進天國的。』

## 伊拉斯

烏芬省，有一次住着一個巴希卡人，名叫伊拉斯。他的父親替他娶了妻子，一年之後，他父親就死了。沒有留下多少財產。所以伊拉斯只有七頭公牛，兩頭母牛，和二十隻綿羊。然而，他是個善於理財的人，不久就加多他的財產了。他和他的妻子整天的工作，早上比別人起得早，晚上比別人睡得晚，於是他的財產就一年一年地增加了。伊拉斯這麼辛勤地做下去，漸漸地成了一個大富翁。到了三十五歲時，他竟有二百頭馬，一百五十頭牛，一千二百頭羊。還僱了許多男工牧羊，飼馬，又僱了女工來餵牛，將牛奶做乳酒，煎牛油和做牛奶餅。他富有一切，同住一區的人沒有一個不妒忌他。他們背地裏說：『伊拉斯真是個交好運的人，他富有一切，在他看起來，世界一定是個快樂的場所。』那時候有勢力的人，知道了伊拉斯，都來和他交朋友。許多客人從遠方到來，他個個都歡迎，而且給他們吃啦，喝啦。無論什麼人來，他總請他喝乳酒，茶，羊肉。隨便什麼時候，客人來了，他總要殺頭羊請他們，有時候還殺兩隻，如果客人多了，他還殺大而肥的牛請他們哩。

伊拉斯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他們都結過婚了。當他窮苦的時候，他的兒子幫他一同做工，餵牛啦，看馬啦，但是一到富有起來，他們就都懶惰了。其中的一個老是喝酒。大兒子竟因和人家打架而死掉；小兒子娶了一個潑婦，便不服從他的父親，於是大家就不能在一起住下去了。

所以他們分居，伊拉斯給兒子一所房子和一些牛，這麼一來，他的財產減少了。不久，許多綿羊又病死了；接着又是荒年，稻麥都枯掉，那年冬天又死去許多牲口。後來克雷斯又搶去他許多好馬，因此，伊拉斯的財產減少了。財產漸漸少下去，他的精力也就衰敗下來，到了七十歲的時候，他竟開始出賣他的皮衣，地毯，馬鞍和

帳幕來過活。最後，他又分賣牲口，於是他一切都沒有了。他失去了一切的時，都還沒有知道到底怎麼會弄到這個地步。他和他的妻子，在這麼年衰體弱時，還得去做工。這時候，伊拉斯斯只有一身衣服，一件皮外套，一頂帽子，一雙破鞋和一個年老的妻子沙姆·賽曼奇。他的兒子呢？早已遷往遠方，女兒又已死掉，所以沒有一個人來幫助這對老夫妻。

他們的鄰人漠哈默德·沙很可憐他們。沙自己雖不很富，卻也不算窮，能安逸地過活，而且又是個好人。他記起伊拉斯斯從前待人的慇懃，他很憐憫他，和他說：『伊拉斯斯，你和你的老妻到我這裏來吧。夏天，盡你的力量料理料理田園，冬天替我餵牲口；沙姆·賽曼奇來給我搗牛奶，燒乳酒，我會供給你們的衣食。你們要什麼東西，可以告訴我，我就給你們。』伊拉斯斯感謝他的鄰人，便和他的妻子到漠哈默德·沙家做工去了。起先，他們覺得困苦，後來慣了，也就盡力地工作下去。

漠哈默德·沙雇了這樣的人，倒覺得很好，因為他們自己曾經做過主人，他們知道怎麼管理事務，而且又不懶惰，肯盡力地做事。倒是漠哈默德·沙看見他們這樣富貴的人，變到這樣一個地步時，卻覺得難受起來。

有一次，漠哈默德·沙家來了幾個遠方的親戚和一位姆爾（俄國宗教中的司鐸），漠哈默德·沙便吩咐伊拉斯斯去殺羊請客。伊拉斯斯把羊殺了，煮好，端去敬客。客人們吃羊肉，喝喝茶和乳酒。當他們坐在低檯坐褥上，一邊談話，一邊喝乳酒時，伊拉斯斯已經做完了工作，走過那個門口。漠哈默德·沙看見他走過去，便和一個客人說：『你注意過剛才走過去的老頭兒嗎？』

『看見的，』客人說，『他有什麼可注意的地方呀？』

『只有這一點——他從前是我們中最富的人。』主人回答道，『他叫做伊拉斯斯，你總聽到過他的名字。』

吧？」

「自然我會聽見過，」客人回答說，「不過，以前從未看見他過，只是他的名聲傳得很遠哩。」

「是的，」主人說：「可是現在他竟一無所有了。在我這裏做工，他的妻子也在我這裏餵牛。」

客人很奇怪，搖搖頭，嘖嘖地說道：「幸福真像輪子一般，會轉動的。一個人得着，另一個人又失掉了。那個老頭兒不傷心他的損失嗎？」

「誰知道他平靜而溫和地過日子，而且工作做得也還不錯。」

「我可以和他說話嗎？」客人問道：「我要問問他的生平。」

「有什麼不可以呢？」主人一面回答，一面向着他們坐的房子後喊道：「伯伯（巴希卡人叫祖父之輩的稱呼）到這兒來，和我們喝杯乳酒，叫你的妻子也來。」

伊拉斯和他的妻子走進來了，先向主人和客人行了個禮，然後又祈禱一翻，再在靠門邊的櫈上坐下，他的妻子走進簾子裏去，坐在她的主婦旁邊。

主人給伊拉斯一杯乳酒，伊拉斯接下，替客人和主人祝福，喝了一口，便放下杯子。

「噯，爹爹，」那個要和他說話的客人說：「我想你看見我們時要傷心吧？我們一定會使你記起你從前的榮華，而覺得現在的悲傷吧？」

伊拉斯微微一笑，說道：「如果我告訴你什麼是快樂，什麼是不幸，你們會不相信的。你還是去問我的妻子好些；她是個女人，她心裏有什麼，嘴裏便講什麼的，她會告訴你整個的真理。」

客人就轉向簾子去，叫道：「噯，媽媽，告訴我，你把從前的幸福和現在的不幸比較起來，你感覺到怎樣？」

於是，沙姆·賽曼奇從簾子後面回答道：「我以爲我跟着老頭兒尋求快樂，已有五十多年了，卻總沒有

得到；可是，只有現在，近兩年來，在我們失卻了一切之後，過着工人的生活，我們卻找到了快樂，現在我並不希望比現在還好的什麼了。」

客人聽得很奇怪，主人也同樣地驚訝，他便站起來，把簾子掀到後面去，看看這婦人的臉色，她站在那兒，兩臂在胸前交叉着，向她年老的丈夫看着微笑；而他呢，也對她微笑。老婦人繼續說道：『我說的是真話，並不是笑話。我們尋求半世紀的快樂，到有錢的時候，我們也從沒有得到過。現在我們什麼也沒有，而且在做工人，我們卻非常地快樂，不再要更好的什麼了。』

『那末你們的快樂中有些什麼呢？』客人問。

『呵，這一點，』她回答道：『我告訴你吧！當我們有錢的時候，老頭兒和我，我要很當心，我們沒有時間談話，或者思索，或者禱告上帝。一會兒有客人來了，我們就要想給他們吃什麼東西，送什麼禮物，又怕他們會說我們的不好。當他走的時候，又要去監視那些僕人。一會兒又怕狼來吃小馬，或小牛，又怕賊來偷馬。晚上躺下去睡，又煩躁地怕綿羊壓死山羊，於是又起來去看過。一件事情做好了，另外一件又想起來啦。例如怎樣得到足夠的乾草過這很長的冬天。此外，做起事來，老頭兒和我意見不同。他說我們一定要怎樣怎樣做，我卻不同意。他於是我們爭辯了，犯罪了，所以我經過了一次困難，又經過一次，犯了一次罪，又犯了一次，我們得不到快樂。』

『那末，現在呢？』

『現在，我的丈夫和我早上一醒來，便互相說着親愛的話，我們和氣地過活，沒有什麼事要嘴吵，也沒有什麼事情要掛心，只要好好地侍候主人。我們立志要盡量做事，那樣主人就得到利益而不會有什麼損失；工作完後，我們走進來，中飯或晚餐都已經預備好了，而且還有乳酒喝。天冷的時候，我們有炭燒，又有皮外套穿。』



因此我們有時間談話，有時間思索，也有時間禱告了。我們尋求快樂五十年，最後直到現在我們才得到呵。」  
客人笑將起來。

但是伊拉斯說：『朋友，不要笑。這並不是笑話——卻是人生的真理，我們起先也是很傻的，哭泣我們失去的財產；然而現在上帝啓發了我們的真理，我們說這樣的話，並不是爲我們自己的安慰，卻是爲了你們的好處。』

這時姆爾說道：『真是一篇好演說，伊拉斯說了確實的真理；聖經上也是這樣說的哩。』  
於是客人不再笑，而深思了。

## 三隱士

一個主教從亞克安琪兒地方乘船到沙羅弗斯克修道院去；同船的人中，有許多是到那地方的廟裏去燒香的。這是一次平靜的航海，天氣清明，而又順風。旅客們有的躺在甲板上吃東西，有的聚在一起閒談。主教也走到甲板上來了，當他來往走着的時候，看見靠近船頭有一羣人，站在那裏聽一個漁夫說話，他一面指着海，一面和他們講。教主站住，往漁夫所指的方向看。雖然他看不見什麼，可是海水在陽光下照耀，發出燦爛的光輝。他走近去聽，漁夫一看見他，就脫下帽來，不作聲了。其餘的人也脫帽向他鞠躬。

「朋友們，不要讓我來擾亂了你們，」主教說，「我來聽這個好人說話。」

「這漁夫正在告訴我們關於幾個隱士的事情。」一個商人回答，他比其餘的人膽大些。

「什麼隱士呀？」主教問道，一面走到船邊，在一隻箱子上坐下。「請將他們告訴我，我喜歡聽。你指什麼東西呀？」

「呵，那個小島，你看，在那邊高起的地方。」這人回答，指前面偏右一點的地方。「隱士們住在那裏靜修。」

「島在什麼地方？」主教問，「我看不見呢。」

「遠遠的那邊，請你依着我的手看去。看見那些小塊的雲嗎？那雲下面，稍微偏左一點，淡淡的有一條線，那條線就是島。」

主教注意地看過去，但是他那雙不慣於望遠的眼睛，仍舊看不見什麼，只見水在太陽下閃着光亮而已。「我看不見。」他說，「住在那裏的隱士是誰呢？」

「他們是聖者」漁夫回答道「我聽見他們好久了，可是總沒有親自冒險去看過直到前年我才看到他們。」

於是漁夫敘述他有一次出去捕魚，晚上船在那個島上擱淺，弄得自己也不知道是在什麼地方。第二天早上，他漫遊島的四周，走過一所泥堆的小屋，看見一個老頭兒站在旁邊，不久，另外兩個老頭兒走出來，他們給東西他吃，替他晒乾衣服，又幫助他修理他的漁船。

「那末，他們是什麼樣子的人呢？」主教問。

「有一個，身材短小，背部偻偻，穿一件牧師的袈裟，年紀很大；我敢說，他一定有一百多歲。他老得連他的白鬍子都帶點淡綠色了。可是他總是微笑着，他的臉上容光煥發，像個天上落凡的安琪兒。第二個呢？身材高一點，可也很老。他穿一件破的農夫穿的外套，鬍子很多，稍帶灰黃色；他是個強壯的人。修理漁船時，我還沒有去幫他，他卻已將我的船翻轉來，像翻一隻提桶一樣，他也是個和氣而快活的人。第三個呢？身材高大，鬍子像雪一樣白，一直拖到膝蓋上，臉色嚴肅，眉毛下垂；他不穿什麼衣服，只有一塊破蓆圍在腰部。」

「那末，他們有沒有和你說什麼話呢？」主教問道。

「他們大半都在靜默中做着事情，甚至他們自己也不大互相說話。只須有一個使了眼色，其餘兩個就明白他的意思。我問過那最高的一個，他們住在那裏已很久沒有他皺起眉頭，喃喃地說一句話，彷彿發怒似的；然而那最老的一個握住他的手，微笑一下，他便安靜下來。而那最老的人只說：「可憐我們吧！」說了又微笑。」

漁夫講到這裏時，船已經走近島了。

「那邊，現在如果你老高興看，可以看清楚啦。」商人說，一面用手指着。

主教看了看，現在，他真的看見一條黑線——那就是島。看了一會兒，他便離開船邊，到船尾去，問舵夫說：『那個是什麼島？』

『這島沒有名字，』舵夫說，『海裏有許多島沒有名字的。』

『真的有隱士住在那邊靜修的嗎？』

『據說是有的，主教，但是我不知道真不真。漁夫們說他們曾經看見過；自然，也許他們會說得天花亂墜的。』

『我喜歡上那個島上去看這些人，』主教說：『我怎麼才能辦得到呢？』

『這隻船不能駛到那個島上去。你還是去問問船主看吧。』

船主請來了。

『我要去看看那些隱士，』主教說：『我可以搖隻划船上那邊去嗎？』

『自然可以的，』船主說：『不過我們要化許多時間哩。並且恕我和你說，那些老頭兒不值得勞你的大駕去看的。我曾經聽見人家說過，他們是些蠢老頭兒，什麼都不懂，也從來不說話，和海裏的魚一樣。』

『我願去看他們，』主教說：『你們損失的時間和麻煩，我都願倍償。請給我一隻划船吧！』

船主無法可想，只好發命令出去。水手們整理船帆，便於受風，舵夫把舵，使船向那個島駛去了。一張椅子在船頭，主教坐在上面，往前望。所有的旅客都聚集在船頭，向那個島看。眼睛明亮的人，不久就看出那上面的岩石，接着又看見一所小房子。後來有一個人已經看見幾個隱士了。船主拿一架望遠鏡，看過以後，便遞給主

『夠明白了，有三個人站在海濱。那邊，稍偏右邊一點的是一塊大岩石。』

主教拿着望遠鏡，對準地位，他看見三個人：一個最長的，一個矮些的，一個很小而僵硬的，大家牽着手站在海濱。

船主轉過來，和主教說道：『船不能再走近去了，主教！如果你要往那邊岸上去，那末，我們一定要請你乘划船去，我們停在此地。』

錨索迅速地拿出來，鐵錨拋下，帆也捲起。錨索一拉，船搖動了一下。於是放下一隻划船，槳手跳上去，主教由梯子走上划船，坐了下來。水手划動槳，划船很快地向那個島走去了。他們搖到離那島很近時，看見三個老頭兒：最長的那個，腰部圍着一塊破蓆；矮的那個，穿着一件破的農夫外套，很老的那個，年紀很老，背已僵硬，穿着一件舊袈裟——他們三個人手牽手地站在那裏。

槳手將船划近岸，用有鈎的篙，將船停住，主教便上岸去。

三個老頭兒向他鞠躬，他呢？便向他們祝福，因此，他們鞠躬鞠得更低。於是主教和他們說話了。

『我曾經聽見過，』他說：『聖者，你們住在此地靜修，爲人類祈禱。我，基督的賤役，承上帝的仁慈，派來管理指導他的人羣。我希望來看你們，也希望來做些我能夠指導你們的事情。』

老頭兒互相微笑地看了看，但仍舊不作聲。

『告訴我，』主教說：『你們做些什麼事來靜修？在這個島上，你們怎樣爲上帝服務呢？』

第二個隱士嘆了口氣，向那最老的一個看一看。最老的一個微笑道：『我們不知道怎樣去爲上帝服務；我們只會爲自己服務，維持自己。』

『那末，你們這樣祈禱上帝的呢？』主教問道。

『我們就是這樣祈禱，』隱士說：『你們是三個，我們是三個，可憐我們吧！』

當這個老頭兒說了這句話時，三個一齊向天望着重說：『你們是三個，我們是三個，可憐我們吧！』主教微笑了。

『你們已經明白地聽到關於三位一體的事情。』他說道：『但是你們祈禱得不對，你們已獲得我的熱情了。我知道你們要使上帝高興，可是你們不知道怎樣去侍候他。不是那樣祈禱的，且聽我說吧，我願教你們，我願教你們的，並不是我自己的方法，而是上帝在聖經上教一切人祈禱的方法。』

於是主教說給三個隱士聽：上帝怎樣地將他自己啓示給人們；又告訴他們關於聖父、聖子、聖靈的話。

『聖子下凡來救人，』他說：『就是他教我祈禱。聽好，跟我念：『我們的父親。』』

於是第一個老人跟他念，『我們的父親。』第二個說，『我們的父親。』第三個說，『我們的父親。』

『他在天上，』主教繼續說。

第一個隱士念，『他在天上，』然而，第二個就胡亂地念一下，這高個子不能清楚地說出牠們了，他的頭髮長到垂在嘴前，使他不能說得清楚。那最老的隱士，沒有牙齒，也說不清楚。

主教把這幾個字重念一遍，三個老頭兒跟一遍。他坐在一塊石頭上，他們站在他面前，看着他的嘴，念他所說的字。主教工作了整個的一天，一個字說了二十遍，三十遍，一百遍，三個老頭兒跟着他念。他們念錯了，他給他們改正，又叫他們重念。

到主教教完祈禱的全文，他們不但會跟他念，自己也會念了。他離開他們，他們中最先知道而會獨自念的，是站在中間的那個人。主教便要他念了再念，後來其餘兩個也都會念啦。

天晚了，月亮照在水上，主教起身回船去。在他要離開三個老頭兒時，他們在他面前地上磕頭。他扶起他們，吻他們，告訴他們，依他所教的那樣去祈禱。然後他走上划船，回大船去。

他坐在划船上，向大船搖去時，他聽見三個隱士的聲音，很響地念着祈禱辭。划船搖近大船，他們的聲音就聽不見，不過，在月光下，還能看見他們站在海濱，和他離開他們時那樣：最矮的在中間，最長的在右邊，不長不短的在左邊。主教一上大船，便曳起鐵錨，張開船帆，風吹滿船帆，船駛了開去。而主教坐在船尾，向他剛才離開的那個島上看。起初，他還能看見那三個隱士，可是不一會，那小島雖仍舊可望見，他們卻已看不出了。後來島也不見，只看見海水在月光下起伏。

旅客們都躺下睡了，甲板上是靜悄悄的。主教不想睡，他獨自坐在船尾，望着海，那個島已看不見了。他想着那三個良善的老人。他想起，他們學祈禱時，是多麼快樂啊；他還感謝上帝派他去教導和幫助這麼好的人。因此，主教坐下來想，向那島消失的海上望着。月光在他眼前搖曳，在水面上，忽兒東，忽兒西地閃着光。忽然，他看見耀得燦爛處有一種白的閃光的東西。那是一隻海鳥呢，還是一隻小船在作月光下的航行呢？主教驚奇地對牠凝視。

『一定是一隻小船在我們後面划過來，』他想，『然而牠追我們追得很快。一秒鐘以前，還在很遠很遠的那邊，現在卻已很近啦。這不是一隻小船，我沒有看見船帆，不過，無論牠是什麼東西，總是在我們後面跟着，追上我們。』

因此，他不知道是什麼了。不是一隻船，也不是一隻海鳥，也不是一條魚，又不曾是一個人，因為人不會站在海上的。主教站起來，和舵夫說：

『朋友，你看那邊，是什麼東西呀？是什麼東西呀？』主教重複地說。然而他現在看出來是什麼東西——三個隱士在水面上跑，一切都照耀得雪白的，他們的鬍子閃着光，他們很快地走近大船來，彷彿這隻大船並不在走動。

槳手們看見，害怕得拋下了槳。

「呵！主教，隱士們在水上趕我們，他們在水上走，像在陸地上走一般。」

旅客們聽見他的話，都跳起來，聚集到船尾上。他們看見三個隱士牽着手來，兩旁兩個向大船招呼停住。他們三個在水面上滑過來，而腳並不動。大船還未停住，三個隱士已經走到大船旁邊，他們仰起頭來，一齊說道：

「我們忘記你的教訓啦。我們儘念着，我們還記得，但是我們停了一下，便忘了一句，現在統統都忘記啦。我們什麼也不記得，再教我們吧。」

主教劃了個十字，靠着船沿，說道：

「上帝的人啊！你們的祈禱會到教主那邊的。教你們祈禱，並不是爲我，是爲我們的罪人祈禱哪。」

主教向老頭兒們鞠了個躬；他們轉身往海那邊回去。在他們消失去的地方，有一條豪光閃耀着，直到天亮時才不見。



## 小鬼和麵包皮

有一個早晨，一個可憐的農夫，很早就出去耕田，他隨身帶了一點麵包皮去當早餐。他把犁頭預備好，再將麵包用外套包起來，放在矮樹的叢林裏，然後動手工作。過了一會兒，他的馬疲倦了，他自己也餓了，這農夫就放下犁頭，將馬放下，讓牠去吃草，自己也去拿外套和麵包。

他拿起外套，麵包不見了！他看了又看，把外套翻轉，抖一抖——但是，仍然是不見麵包。農夫全然莫明其妙啦！

「這真奇怪！」他想到，「一個人也沒有看見，但是好似有人到這裏來，把麵包拿去的一樣！」

是一個小鬼，在農夫耕田的時候，將麵包偷去，而且他正坐在叢林後面，等着聽農夫的咀咒。農夫失去早餐，不高興，然而他說道：「這真沒有辦法，可是我到底是不會餓死的呵！無疑的，拿去這麵包的人，總是需要牠的，我願這點麵包有益於他！」

於是他走到井旁，喝了一點水，休息一會兒，然後再把馬牽來，駕上馬具，重新開始耕田。

那小鬼看見沒有使農夫犯罪，喪氣得很，他就將經過的事，去報告他的主人——魔鬼。

他到魔鬼那裏，告訴他，怎樣地把農夫的麵包拿來，而農夫非但不說咀咒，還說，「願牠有益於他！」

魔鬼發怒了，便說道：「如果那人勝過你，那是你的過失——你不懂得你的事情。如果農夫們勝過你，他們的妻子跟着也如此，我們豈不是遭了事情！不能讓牠那樣的，你立刻再去，把事情做好。如果三年之中，你不勝過那個農夫，我便要把你浸到聖水裏去！」

小鬼害怕起來，趕快跑回陰間，想他補救遺失的方法。他再三地想，直到後來才發見了一個好法子。他自己變做一個工人，到那農夫家去做工。第一年，他勸農夫在濕地上種五穀；農夫就接受他的勸告，在濕地上種五穀。剛巧這一年是早年，別的農夫的稻麥都給太陽晒得枯死，只有這個農夫的稻麥長得稠密，長大，而且穗頭也很盛；他所有的穀物不但足夠維持他整整一年，並且還剩下許多。第二年，小鬼勸農夫在山上種五穀；剛巧這一年的夏天多雨，別人的穀物都爛了，穗頭也不豐滿，而這農夫的稻麥種在山上，卻很好。他剩下來下的穀麥比以前更多，他竟不知道拿牠來做什麼才好。

於是小鬼告訴他拿穀物壓碎，來做酒的方法；農夫便做好一些濃的酒，他自己喝了，還請他的朋友們來同喝。

所以小鬼回訴魔鬼，——他的主人那邊去，誇說他已經補救他的過失了。魔鬼說他要親自去看看情形到底如何。

魔鬼來到農夫家裏，看見他將他的小康的鄰人們請來喝酒；他的妻子拿酒敬客，當她繞着桌子次第敬過來時，她忽然撞倒桌子，潑出一杯酒來。

農夫怒了，便罵他的妻子說道：『懶婦，你怎麼的？你以為這是濠溝裏的水，你跌了，便把這麼好的東西倒在地板上嗎？』

小鬼以肘輕觸他的主人——魔鬼，說道：『看，那個就是不怨恨他失掉麵包的人！』

農夫一面在辱罵他的妻子，一面自己來動手敬酒了。剛巧有一個可憐的農夫工作回家，走了進來，他事前雖則未被請過，但他向大家行了禮，便坐下來，看着他們喝酒；他覺得自己工作疲乏了，也要喝一點酒。他坐了好久，頗覺垂涎欲飲，然而主人並不給他一點酒，卻喃喃地說道：『我不能給每一個來的人都喝酒。』

這使魔鬼高興了，但小鬼喜笑着說道：『等一下，還有呢！』

這些富有、農夫和他們的主人都在喝酒。他們互相說些油腔滑調的話。

魔鬼傾聽着，稱贊小鬼，便說道：『如果酒會使他們狡詭得互相欺哄，他們就在我們的掌握中了。』

『且等着看吧！』小鬼說：『讓他們大家都再喝一杯。現在他們是像一些狐狸，搖擺着尾巴，想去繞牢別人，但是你立刻就看見他們都像野狼哩。』這些農夫大家都再喝了一杯，他們的談話都變得粗野了。他們不說油腔滑調的話，卻開始互相辱罵，怒叱了。而且不一會便相打起來。主人也和進去打，可是他打得疲乏了。魔鬼看到這個樣子，非常高興。他說道：『這真是第一等的！』

可是小鬼回答道：『等一會兒，更好的還沒有來呢，等他們吃到第三杯吧！現在他們像狼一樣狂暴，他們再喝了一杯，就會像豬一樣哩。』

農夫們喝了第三杯酒，真變得和野蠻人一樣。他們只亂說亂喊，卻不知道爲什麼要這麼亂說亂叫，也不聽別人的話。於是他們分散了，有的獨自跑開去，有的兩個人一起，有的三個一起，在街上蹣跚地走着。主人走出去趕客人，但是他亂衝亂跌到水潭裏去了。從頭到腳全身都弄得很髒，躺在那裏像豬一樣地呻吟着。

這使魔鬼更覺高興。

『好！』他說道：『你發見施用美酒的妙法，關於麵包的過失，你已經完全補救了。不過，現在告訴我，這酒是什麼東西做的呢？你先放進狐狸的血，那樣就會使這些農夫們變成和狐狸一般狡猾。然後你再加進狼的血，那樣便使他們變成和狼一樣狂暴。最後，你放進豬的血，使他們弄得豬也似的呻吟。』

『不是，』小鬼說，『我不是那麼做的，我只知道使這個農夫有許多穀，比他所需要的穀還多。獸類的血常在人們的身體中，不過在他所有的穀，僅夠用的時候，獸類的血是受着限制的；在這情形之下，農夫不會怨

恨他失掉麵包。但是，一到他穀得到多的時候，他便要用牠來享樂。於是我便獻示他一種快活——喝酒。他爲了一動手將上帝的賜予，變成酒精，以圖他自己的快樂。他身上有的狐狸的，狼的，豬的血便都統統跑出來了。如果他一直把酒喝下去，他會變成一隻野獸。」

魔鬼稱贊小鬼的識見，恕了他以前的過失，並且獎勵他，給他一個高尚的榮譽。

## 一粒鷄蛋般大的穀

有一天幾個小孩子，在一個山谷裏，發現了一粒雞蛋般大穀狀的東西，中央有一條凹線，被一個走過的旅客看見了，就用一個便士問小孩子們買來，再拿到城裏去，作一件珍奇的東西賣給國王。國王召集了他的智士們，要他們去研究出來，這是什麼東西。智士們想了又想，卻說不出是什麼東西。直到後來，有一天，這個東西放在窗臺上的時候，一隻母雞飛進來啄牠，把牠啄出一個洞，於是每個人都知道這是一粒穀。智士們就去和國王說：『這是一粒穀。』國王覺得很稀奇，他就命令智士們去查這種穀產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的。智士們又去想，又去查他們的書，但是查不出關於這粒穀的東西。所以他們回到國王那裏，說道：『我們回答不出來；我們的書裏沒有關於這粒穀的事情；去問問農夫吧，也許他們中間有幾個人，從他們的父親那裏聽見過這麼大的穀產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的。』

因此國王就下令說，要一個最老的農夫到他那裏去；他的僕役就找到一個老頭兒，帶到國王面前來。這老頭兒屈着背，臉色很是灰白，牙齒也沒有，撐着兩枝拐杖，蹣跚地走到國王面前。國王把這粒穀給他看，可是這老頭兒連看也看不見，只好拿着牠，用手來摸。國王問道：『老丈，你能告訴我這樣子的穀產在什麼地方嗎？你買到這種穀過沒有？在你的田裏種過這種穀嗎？』

老頭兒的耳聾已經聾了，聽不見國王說的話，只能很困難地弄明白了國王的意思。

『沒有，』最後他回答了，『這樣的穀，在我的田裏，我沒有種過，也沒有收獲過，也從來沒有買到過。當我們買穀的時候，穀粒還是和現在的穀一樣大。不過你可以去問我的父親，也許他會聽見過這種穀出在什麼』

地方的。」

於是國王派人到這老頭兒的父親那邊去，把他找着，帶到國王面前來。他是用一枝拐杖走來的。國王把那粒穀給他看。這老頭兒尙能看見東西，他拿起這粒穀來，好好地看了一下。於是國王問道：「老丈，你能不能告訴我，這種穀產在什麼地方？你會買過像這樣的穀嗎？你曾經在你的田裏種過嗎？」

這老頭兒的耳朵雖則也不大聽得見聲音，可是比他的兒子卻好得多了。

「沒有，」他說，「這樣的穀在我的田裏，從來沒有種過，也從來沒有收穫到。至於「買，」我從來沒有買過什麼，因為在我那個時候，還沒有用到錢這種東西呢。每個人種他自己的田，一有需要，我們大家互相分享。這種穀出在什麼地方，我可不知道。我們那時候的穀，比現在的穀大些，粉也多些，但我沒有看見像這麼大的穀。然而，我曾經聽見我父親說過，他們那時候的穀，比我們那時候的穀大些，粉也多些。你還是去問我的父親好。」

所以國王又派人到這個老頭兒的父親那裏去，把他帶到國王這裏來。他不用拐杖，很輕快地走進來。他的眼睛很亮，他的耳朵也不聾，說起話來，也很清楚。國王把那粒穀給他看，而這位老丈向着這粒穀看了看，再把牠在手裏反覆了一會。

「好久以前，我看見過這麼好的穀，」他說了，就把那粒穀咬了一點嚐了嚐，然後加上一句說，「是同一種的。」

「老丈，告訴我，」國王說：「這種穀產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的？你曾經買到這種穀過嗎？你曾經在田裏種過這種穀嗎？」

老頭兒回答道：「在我從前那個時候，像這樣的穀到處都有。我年輕時，靠這種穀生活的，又用牠來飼養

別的東西，我們老是種這樣的穀，收獲這樣的穀，打這樣的穀。」

國王便問道：「老丈，告訴我，你在什麼地方買到牠的呢？還是完全由你自己種出來的？」

老頭兒笑了笑，回答道：「在我那時候，沒有人想到過這種買賣麵包的罪惡，我們不知道什麼是錢，每個人自己都有足夠的穀。」

「那末，告訴我，老丈，」國王問道：「你的田在什麼地方？你在什麼地方種這種穀的呢？」

於是老頭兒回答說：「我的田是上帝的土地，我耕種什麼地方？什麼地方？便是我的田？土地是自由的，沒有人可以說牠是他自己的；工作才是他們自己的唯一的東西。」

「再回答我兩個問題吧！」國王說，「第一：爲什麼地上生過這種穀，現在卻又沒有了呢？第二：爲什麼你的孫兒走路要用兩枝拐杖，你的兒子只用一枝，而你卻一枝也不用？你的眼睛很明亮，你的牙齒又很好，你說話又很清楚，你的耳朵也很聰敏。」

老頭兒回答道：「這些事情會弄到這個地步的原因是：因爲人不靠自己工作而生活，只依賴別人工作。來生活。古時候，人們都依照上帝的規律生活，他們有的，是他們自己的東西，他們不貪婪別人所生產的一切。」

## 懺悔的罪人

從前有一次，有一個人活了七十歲，還是犯罪。他病倒了，也不懺悔。只在死的時候，最後的一刻，他哭起來，說道：『主呵！寬恕我吧！像你寬恕十字架上盜賊一樣地寬恕我吧！』

他說了這句話，他的靈魂便離開他的身體，罪人的靈魂感到上帝的愛護，和上帝仁慈心的信仰。到了天堂的門前，他敲着門，請求讓他進天堂去。

這時門內有聲音出來：

『誰敲天堂的門呀？敲門的人在世上時做過些什麼事情？』

那個請求者詳細舉出他的惡行，一樣好處都不提及。

門內的聲音回答道：『犯人是不能進天堂的，走開去！』

這人便說道：『主呵！我聽到你的聲音，但我沒有看見你的面貌，也不知道你的名字。』

那聲音回答說：『我是使徒彼得。』

罪人回答道：『使徒彼得，可憐我吧！看着人們的弱點和上帝的仁慈分上吧！你不是基督的門徒嗎？你沒有聽見他親口說的教訓嗎？你不是以他為模範的嗎？現在你回想一下吧，他精神上的苦悶，愁憂的時候，他叫你醒來祈禱，叫了三次，而你卻睡着，因為你的眼皮覺得很重的不能張開來，他三次都看見你睡着。回想一下這件事吧，我也是這個樣子。你再回想一下，你是怎樣答應到死總要信仰他的。在他帶到開弗斯前面時，你是怎樣三次反對他的。再回想一下吧！當雄雞叫的時候，你是怎樣走出去殘酷地打牠的。我也是這個樣子呀！你



不能拒絕我進去啦。」

罪人站了一會兒，又去敲門，請求讓他進天堂去。

他便聽見另一個聲音在門內說道：「是誰呀？他在世上怎麼樣生活來的？」這請求者又重述自己所有的惡行，一點好處都不提起。

門內的聲音便回答說：「走開！這種罪人不能和我們一同住在天堂裏的。」

罪人就說道：「主呵！我聽到你的聲音，但是我沒有看見你的面貌，也不知道你的名字。」

這聲音答道：「我是特維德，是一個國王，並且還是一個預言家。」

罪人並不失望，也不離開天堂的門口，他卻說道：「特維德國王，可憐我吧！看看人們的弱點和上帝的仁慈分上吧！上帝愛你，把你在人們中擡舉起來，使你有這許多東西：西王國，榮譽，財富，好幾個妻子，好幾個兒子；但是你看見一個窮人的妻子，你就犯了罪，你把猶利亞的妻子搶來，並用亞摩納台的刀殺掉他。你一個富人，把一個窮人的小牡綿羊搶來，還殺死那窮人。我也曾這樣做過。那末，想想看，你是怎麼懺悔的？你是怎麼樣說的？」我承認我的罪過，我的罪過永遠在我面前。」我也這樣啊，你不能拒絕我進來啦。」

門內的聲音就不響了。

罪人站了一會兒，又去敲門，請求讓他進天堂去，這時門內又有第三個聲音說道：「是誰呀？在世上怎樣渡過他一生的？」

請求者第三次重述他的惡行，一樣好處都不提及。

門內的聲音回答說：「走開去！罪人不能進天堂的。」

罪人便說道：「主呵！我聽見你的聲音，但是我沒有看見你的面貌，也不知道你的名字。」

這聲音回答道：「我是牧師約翰，基督所愛的門徒。」

罪人快活了，便說道：「顯明地，我已許進天堂了。彼得和特維德一定肯讓我進來，因為他們知道人們的弱點和上帝的仁慈，你也會讓我進來，因為你是很博愛的！你不是那個牧師約翰嗎？你寫過「上帝就是愛」，誰不愛人，誰就不知道上帝。而且你年老的時候，不是又說過：「兄弟們，大家相愛吧」的嗎？現在，你怎麼恨我，驅逐我呢？不論你否認自己說過那樣的話，還是你否認愛我，你一定該讓我進天堂啊。」

於是天堂的門開了，而約翰接受了這個懺悔了的罪人，帶他到天國去。

## 空大鼓（伏爾迦地方通行的民間傳說）

愛美良是一個工人，替一個主人做事。有一天到外面去做工，橫過草地，有一隻田雞在他面前跳出來，他幾乎踏着牠，卻竭力地避開了。突然間，他聽見後面有人叫他。

愛美良回過頭來，看見一個可愛的年輕女孩。她和他說：『愛美良，你爲什麼不結婚呀？』

『姑娘，我怎麼能夠結婚呢？』他說，『我只有身上穿的這套衣服，別的什麼都沒有，沒有人要我做丈夫呀！』

『你娶我去做妻子吧？』她說道。

愛美良很歡喜這女孩，他便說：『我很願意，但是，我們住到什麼地方去呢？』

『那有什麼困難呀！』女孩說道：『一個人只要多工作，少睡覺，隨便什麼地方都可以有吃有穿。』

『那很好，我們便結婚吧。』愛美良說：『我們住在什麼地方好呢？』

『我們到城裏去吧。』

因此，愛美良和女孩到城裏去了。她帶他到這個城盡頭的一所茅屋中去，他們便在那裏結了婚，成起來啦。

有一天，國王路過這個縣城，走過愛美良的茅屋，愛美良的妻子走出來看國王。國王看見她，大吃一驚，他說道：『這麼美麗的女人從什麼地方來的呀？』他就停下車，叫愛美良的妻子來問：『你是誰？』  
『農夫愛美良的妻子。』她回答說。

「你這麼美麗，爲什麼和一個農夫結婚呢？」國王說，「你該做王后哩。」

「謝謝你的好意，可是一個農夫做我的丈夫，已經很好了。」

國王和她談了一會，就驅車走了。他回到王宮，總忘不了愛美良的妻子。他終夜不睡，只在想得到她的方法。他自己想不出方法來，便召他的僕役們來，一定要他們想一個法子。

國王的僕役們答道：「命令愛美良到宮裏來做工，我們使他做很難的工作，讓他做得死去。這樣，他的妻子就成了一個寡婦，你就可以得到她了。」

國王聽從他們的計策，便發出命令，叫愛美良到宮裏來做工，他可以住在宮裏，而且他的妻子也可以和他一同來住。

幾個使者往愛美良家裏去，告訴他國王的命令。他的妻子說道：「愛美良，你去；白天去做工，晚上回家來。」所以愛美良去了，當他到了王宮裏時，國王的管家問他：「爲什麼你一個人來，不帶你的妻子同來呢？」

「我爲什麼要拖她來呢？」愛美良說：「她自己有房子可住呀。」

在王宮裏，他們給愛美良做兩個人做的事情。他動手做的時候，沒有想到他能在一天內做完的，可是到了晚上去看看，統統做好了。管家看見他做完了這項工作，第二天就叫他做四個人做的事情。

愛美良回家去，各樣東西都收拾得很整齊，清潔。爐子生了火，晚餐也煮熟了。他的妻子坐在桌子旁邊縫衣服，在等着他。她站起來迎接他，排好食桌，請他喝酒吃飯，然後再問他工作的情形。

「唉！」他說，「真可惡！他們要我做我的力量所不及的工作，他們想用工作來苦死我。」

「不必懊惱。」她說：「工作時，你不要東張西望，看看做好多少，還剩下多少未做，只要一直做下去，自然一切都會做好的。」

所以愛美良躺下去睡了。第二天早晨，他又去做工，一直做着，不向四周看。到了傍晚時，看見一切都做好了，於是天還沒有暗，他已回家來了。

他們一次一次增加愛美良的工作，然而他總在相當的時候做完，回到他的茅屋裏去睡覺。一個星期過去了。國王的僕役們知道不能用粗工作壓倒他，他們就要他做細巧的事情。但是，仍然沒有用。無論什麼木工、石工、蓋房子和其他一切工作，他們叫愛美良做，他總能及時做好，晚上回到妻子那裏去。這樣，第兩個星期又過去了。

於是國王召集了他的僕役們來，說道：『我是白白養活你們的嗎？兩個星期過去了，我沒有看見你們做成一點什麼。你們要用工作來逼死愛美良，然而我每天從窗口裏，看見他傍晚時回去——而且總快活地唱着歌！你們和我尋開心嗎？』

國王的僕役們便來替他們自己辯白，說道：『我們盡力要用粗工作逼死他，可是沒有一件工作能壓倒他；他像用掃帚掃乾淨一樣地，將工作做完；而且他一點也不疲倦。後來我們要他做細巧的事情，我們想他不會那麼聰明，能夠做得好，可是他又統統都做完了。無論叫他做什麼事，他總做得了，不知道他怎樣做的。一定是他或他的妻子懂得符咒，會幫助他做事。我們大家也很討厭他，想找出一件他不能做的事情。現在我們想到，要他在一天之中，造好一座禮拜堂。』愛美良來，命他在一天之中，在王宮前面，造一座禮拜堂，如果他造不起，就說他不服從王命，把他殺掉。』

國王召了愛美良來，和他說：『聽我的命令，在王宮前那塊空地上，給我造一座新的禮拜堂，明天晚上就須完工。如果你造成功，我就獎賞你，如果造不起來，我就要殺你的頭。』

愛美良聽了國王的命令，就回去。『我的末路到了，』他想。他跑到家裏，和妻子說道：『妻呀！預備起來，我

們一定要逃走，否則，我會無緣無故地把命喪掉。」

「什麼事情使你這樣害怕呀？」她問，「爲什麼我們要逃走？」

「我爲什麼不怕？國王命令我，在明天一日之中，給他造一座禮拜堂。如果我造不起來，他就要殺我。我們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現在我們還來得及逃走呀。」

但是，他的妻子不聽他的話，說道：「國王有許多兵，我們隨便到什麼地方，都會給他們捉到的。我們逃不掉他們，只有服從他，盡我們所有的力量做去好了。」

「這項工作，我的力量及不到呀，我怎能服從呢？」

「噯，好人，不要失望。現在吃了晚餐去睡覺吧，明早起來，一切都會做好的。」

於是，愛美良躺下睡了。第二天，他的妻子一早就喚醒他。「快起來，」她說，「去完成那座禮拜堂。此地有些釘子和鎚子，這點事情就够一天做了。」

愛美良進城去，在王宮前的空地上，看見一座大的禮拜堂，尙未完工。愛美良便去做未做好的事情，到傍晚時，一切都做好了。

國王醒來時，從王宮窗口望出去，看見一座禮拜堂，愛美良在那裏釘釘子。國王並不喜歡有這座禮拜堂，卻懊惱着不能判愛美良的死罪，得到他的妻子。於是他又召他的僕役們來。

「愛美良又做好他的工作了，」國王說，「沒有理由可殺死他。竟連這樣的工作都不能難倒他，你們一定要找出一個狡猾的方法來……否則，我將你們一起殺頭。」

所以他的僕役們又定了計策，要愛美良在王宮四周開一條河，而且裏面還要有幾隻船在駛行。國王又召了愛美良來，將新工作給他做。

『如果』他說：『你既然能够在一個晚上造成一座禮拜堂，你自然也會做這樁事情。明天一定要做起來；倘使做不起來，我就要殺掉你。』

愛美良比以前更加沮喪了，很憂愁地回到妻子那裏去。

『你爲什麼這樣憂愁呢？』他的妻子問道，『國王又給你新的工作做嗎？』

愛美良便將工作告訴她，說道：『我們一定該逃啦。』

然而，他的妻子回答說：『逃不掉那些兵的啊！我們隨便到什麼地方，都會給他們捉到的。沒有辦法，只得服從他。』

『我怎樣能做呢？』愛美良呻吟着。

『噯！噯！好人』她說：『不要憂愁。你管你吃了晚餐去睡覺吧！明早起來，一切都會在規定的時間內做好的。』

所以愛美良躺下去睡了。第二天早晨，他的妻子喚醒他，說道：『去！去！到王宮去！一切都做好了。只有王宮前面碼頭上有一堆土，拿把鏟子去剷平牠吧。』

國王醒來，看見一條河，是從前沒有的；而且還有幾隻船在河中來往駛行；愛美良用鏟子在那裏平土。國王奇怪起來，可是他並不歡喜這條河，也不喜歡這些船，只是懊惱他不能定愛美良的死罪。『沒有什麼事，他不能做。』他想到：『怎麼辦呢？』於是他又召集他的臣僕們，要他們再想法子。

『找出一項工作，要愛美良做不起來的。』他說：『我們所做的事情，他都能够做，我就不能得到他的妻子。』

國王的臣僕們想了又想，後來想出一個方法，他們便到國王那裏，說道：『召愛美良來，和他說到「不知

道什麼地方」去，帶回「不知什麼東西。」這樣，他就逃不脫你的手了。他隨便到什麼地方，你都可以說他沒有到那個地方；他隨便帶回什麼東西，你都可以說不是那個東西。如此，你就能殺他的頭，得到他的妻子。」

國王很高興，說道：「這法子想得很好。」於是國王召了愛美良來，和他說：「到不知道什麼地方」去，帶回「不知道什麼東西。」如果你帶不回來，我就要殺你的頭。」

愛美良回到妻子那裏，告訴她國王所說的話。他的妻子沈思了好一會。

「是的。」她說：「他們教國王捉你的方法，現在我們要當心一點。」於是她坐着想了許久，後來她和她的丈夫說：「你一定要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一趟，到我們的祖母那裏去——是個老農婦，兵士們的母親——你要向她求助。如果她有東西給你，你就拿到王宮裏去，我也在那裏，現在我逃不脫他們了。不久，他們就要用武力逼迫我去。如果你依照祖母指揮做事，你就能救我了。」

因此，妻子準備她的丈夫出去，她給他一隻行囊和一把紡錘，說道：「把這個交給她，憑這個東西，她就知道你是我的丈夫。」他的妻子還把路程指示他。

愛美良動身了。他背着城走，走到一處有幾個兵士在那裏練操的地方。愛美良站着看他們，操練完了，兵士們坐下來休息。於是愛美良走到他們面前，問他們：「兄弟們，你們知道到「不知什麼地方」的路嗎？你們知道找得到「不知什麼東西」的方法嗎？」

兵士們聽他說了，都很奇怪。問道：「誰派你做這個差使的呀！」

「國王。」他回答說。

「我們自己。」他們說：「自從當兵那天起，就要到「不知什麼地方」，但是從未走到那裏；要找「不知什麼東西」，可是總找不到，我們不能幫助你。」



愛美良和他們坐了一刻兒，又起來走。他走了幾里路，走到一個樹林裏。樹林中有一所茅屋，茅屋裏有個老婦人，就是農夫們的母親，在那裏一面紡亞麻，一面在哭。她紡麻，不將手指放到嘴上，用涎沫來弄濕牠們，卻將手指放在眼睛旁，用眼淚來弄濕牠們。

老婦人看見了愛美良，便向他叫喊道：『你爲什麼到這裏來呀？』愛美良便將紡錘交給她，並且說是他的妻子叫他來的。

老婦人就很溫柔地問他一些話。愛美良將他的生平都告訴她：『他怎樣和那女孩結婚，他們怎樣住在城裏，他怎樣工作，他在王宮裏做些什麼，他怎樣造一座禮拜堂，又開一條河，河中有船行駛，現在國王又要他到「不知什麼地方」去，帶回「不知什麼東西」。』

祖母聽了就不哭。她自語道：『無疑的時候到了。』又和他說：『好的，我的孩子，你坐下來，我給你一點東西吃。』

愛美良吃了，然後祖母告訴說：『這裏，一個線球，讓牠在你前面滾去，你跟着牠走。你會看見一個大城，走進城去，到這城那一邊的屋子去求宿，在那裏等候你要找的東西。』

『祖母，我怎樣會知道我看到牠了呢？』他說。

『你看見人們比服從父母還服從的那件東西，就是你要找的東西。攬住牠，拿去給國王。你把牠給國王，國王會說不是這個東西，那末你就要回答說：「如果不是這個東西，那就把牠打碎。」然後，你就打碎牠，把牠帶到河邊去，將牠打得粉碎，再把牠拋到河裏去。這樣，你就可帶你的妻子回來，而我的眼淚也就會乾了。』

愛美良告別了祖母，開始將線球放在他面前，讓牠滾去。這線球一直滾去，後來滾到海邊。海邊上有一個大城，這城的那邊，是有一所大房子。愛美良就到那邊去求宿，他得了允許之後，便躺下去睡了。第二天早晨聽

見一個父親叫他的兒子起來，去砍樹燒火。但是，兒子並不聽他的話，而且說，『太早，時候還未到呢。』後來愛美良又聽見那兒子的母親說：『我的兒，去吧，你父親骨頭痛，你難道要他自己去嗎？現在是起身的時候了。』可是兒子喃喃地說了幾句話，又睡下去。他剛剛睡好，街上有樣東西轟轟地急響着，兒子跳起來，很快地穿上衣服，跑到街上去。愛美良也連忙起來，跟在他後面，去看究竟是什麼東西，使他的兒子聽了比聽從他父母還聽從些。他看見一個人，在街上走，肚子上掛着一樣東西，用幾枝棒敲着，牠發出轟轟地急響聲，就使那個兒子聽從了。愛美良跑上去仔細一看，是個圓的，像木桶般的東西，兩頭都綁着皮。他便問他們這個叫什麼東西。

『一個大鼓。』

『是空的嗎？』

『是的，是空的。』

愛美良奇怪起來，他求他們把這東西給他，但是他們不肯。愛美良就不再求，卻跟着打鼓的人走。他跟了一整天，後來打鼓的人停下來睡，愛美良從他那裏擷取大鼓，便逃走。

他跑了許久，才跑回他自己的城裏。他回家去看他的妻子，可是她已不在家了。他走後的第二天，國王就把她搶去了。於是愛美良到王宮去，告訴國王說：『到「不知什麼地方」帶回「不知什麼東西」的人回來了。』

他們告訴國王，國王說要他明天來。

然而，愛美良說，『報告國王，我今天在此地，帶了國王所要的東西來。請他出來看我，不然我要進去見他。』

國王走出來說道：『你到什麼地方去過的？』

愛美良告訴了他。

『不是那個地方。』國王說，『你帶回什麼東西？』

愛美良指指那個鼓，國王並沒有看牠，便說：

『不是那個。』

『如果不是這個東西，』愛美良說，『我就要將牠打碎，讓鬼來拿去。』

於是愛美良離開王宮，將鼓帶去，敲起來。他一敲鼓，國王所有的兵士都跑來跟從他，而且他們都向他行禮，等他發命令。

國王從窗口望出去，叫他的兵隊，不要跟愛美良。他們卻不聽他的話，只跟愛美良走。

國王看見這樣，便發命令說，將愛美良的妻子還他，並求愛美良將鼓給他。

『這不可以，』愛美良說，『人家教我打碎牠，並將碎片拋到河裏去的。』

於是愛美良帶着鼓到河邊去，兵士們都跟他走。他到了河邊，將鼓打得粉碎，把碎片拋到河裏去，兵士們就跑走了。

愛美良就帶了妻子，一同回家去，從此以後，國王不再來麻煩他，所以他們以後就永遠的過快活日子了。

## 太貴了

法蘭西和意大利交界的地方，附近在地中海沿岸，有一個小王國，名叫摩拿哥。這王國的人民，比小城市的國中的居民還要少，全國人口一共只有七萬；如果把國內的土地分開，每個人還不能得到一畝地。然而這小小的王國裏，也有真正的小小的國王；他也有王宮，廷臣，大臣，一個主教，幾個將軍和一隊軍隊。軍隊人數不多，一共只有六十個，不過也總是一隊軍隊。這王國和別的地方一樣，也有賦稅：煙稅，酒稅，人丁稅。雖然，一切和別的国家相似，這王國中也有人喝酒吸煙，不過這種人太少，國王如沒有新的特別的收入，單靠這點稅收來維持他自己和廷臣官員們的生活，這是很困難的。這個特別國家收入是從人民的賭場裏來的。到那個賭場去的人，不論輸或贏，那賭場老闆每一次總要抽百分之幾的錢。而他就將所抽來的一部分錢，去給國王。他要給國王這麼許多錢，為的是在歐洲只有這麼一個賭場。有幾個德國小皇帝也設過這種賭場，可是幾年之前，他們都遭禁止，不許再設了。他們被禁的原因是：這些賭場太壞，人們到賭場中碰運氣，又將他所有的金錢去冒險，結果便失掉他們的財產；然後又要把自己的錢來作孤注，結果也失掉，于是就失望了，投水自盡或用鎗自殺。所以德國禁止這種賺錢的方法；然而沒有人來禁止摩拿哥國王的賭場，因之他便獨佔了這項事業。

所以現在誰要賭博，便到摩拿哥去。無論他們贏輸，摩拿哥國王總得利益。俗語說：『單是忠厚地工作，你不能有一座石頭的宮院。』摩拿哥國王知道這是鄙卑的事情，但是他不如如此，又怎麼樣呢？除非不要生活，如在煙酒上抽稅收作為國賦也不是可靠的事。他生活着，統治着，斂聚金錢，維持着一個真真的國王在朝廷上。

的禮儀。

他有他的加冕禮，他的早朝，他要賞罰，判決案件，還要赦免罪犯；他有閱兵禮，諮議會，法律，以及法庭；一切都如別的國家一樣，只不過範圍小一點而已。

幾年前，王國裏出了一起殺人案，國中人民向來都很和平，這種事情是從未有過的。

裁判官們經過許多的禮儀，方始聚集攏來，作最公正的判決。有承審官，有檢察官，有陪審官，也有律師。他們辯論之後才下判決；結果，他們依照法律，宣告這犯人該處殺頭的刑罰。直到這時，一切都很好。第二天他們把判決書上呈國王。國王看過後，便批准：『如果這人一定要殺死的，就殺掉他。』

這樁事情，只有一個阻礙，就是他們沒有斬首的斷頭機，又沒有劊子手。大臣們都考慮着這樁事，決定寫信到法國政府去，問法國政府能否借他們一個斷頭機和一個專門殺頭的劊子手；如果法國肯借的話，還要請法國告訴他們須費多少錢。信送出去，一個星期之後，回信來說：『斷頭機和殺頭專家是可以借的，不過要化一萬六千個法郎。』這回信到國王面前去時，國王細想一翻：『一萬六千法郎，犯人不值這許多錢呀！不能夠出這許多錢，不知道可不可以便宜一點啊，一萬六千個法郎，比全國人民每人出二個法郎還多。這個人民擔負不起，要弄出亂子來的！』

所以又召集一次會議，商量辦法；結果又決定同樣寫一封信去問意大利的國王。法蘭西是共和國，對於國王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尊敬的；可是意大利國王是兄弟輩，或許可以便宜一點。因此，信寫出去，而且不久就收到回信。

意大利政府來信說，他們很願意將一架斷頭機和一個殺頭專家送過來；全部費用，包括運輸費，一共只要一萬二千法郎。這數目比較便宜一點了，然而，仍舊是個很大的數目。每個人仍舊要徵收兩個法郎，光景於

是又召集了一次會議，他們研究考慮省錢一點的辦法，難道沒有一個兵能夠潦草簡單地做這樁事嗎？國王召一個將軍來問道：『你能够找出一個會殺人的兵來嗎？戰爭時，他們殺人一點也不在乎。其實，打仗就是要訓練他們殺人啊。』因此，將軍便去和兵士談話，看有沒有人會擔任這項工作。但是，竟沒有人會做。『不會，』他們說：『我們不知道怎麼做法，我們沒有學過。』

那麼怎麼辦呢？大臣們又再三地考慮了。他們召集大大小小的委員會來討論；後來就決定，最好的辦法，就是把他的死刑改爲無期徒刑。這樣可以使國王顯得仁慈一點，而且也經濟一些。

國王贊成這個主張，就把事情佈置好了。現在只有一個阻礙，就是沒有適當的監獄讓囚徒坐過一生，只有一個小拘留所，用來囚暫時監禁的犯人的，但沒有一個堅固的監獄，足以供永久之用。然而他們卻找到一個地方，好做監獄，於是他們便把那年青的犯人放進去，派一個看守的人在那裏看守他。這個看守者，同時還要到王宮裏去拿飯來給他吃。

犯人在那裏，一月一月地過去，過了一年。可是在一年，後來有一天國王查看他出入的賬目，注意到一項新的費用，這便是看守那個犯人的費用，而且數目並不小。有一個特別的看守人，還有一個人的飯，一年用了六百多法郎。而其中最壞的一點，就是那個犯人仍然是年青而強壯，還有五十年好活。有人計算一下，這是非同小可的了，決定不能這麼辦的。所以國王召了大臣們和他們說：

『你們必定要想個經濟一點的辦法，來對付這個惡棍才好；現在這個方法太費錢。』於是他們又聚攏來再三考慮，最後有一個人說道：『諸位先生，我的意思還是把那個看守的人辭掉。』

『但是，』另外一個大臣說，『那樣一來，那個犯人會跑走的。』

『是呀，』先前講話的那個人說，『讓他逃走，讓他死在路上。』

于是他們把斟酌的結果去報告國王，國王也贊成的。看守人辭退了，等着以後有什麼事發生。後來，犯人到吃飯的時候，看不見看守的人，自己便往王宮的廚房裏去拿他自己吃的飯。他拿了人家所給他的東西，回到監獄裏來，自己關上門，就坐在裏面。第二天還是這個樣子。

到了相當的時候，他總跑去拿吃的東西；而且一點也沒有要逃的樣子！那末怎麼才好呢？他們又來考慮這樁事情了。

「我們直接告訴他吧！」他們說；「我們不要監禁他了。」于是一個裁判官便叫人把他帶來。

「你爲什麼不逃走呢？」裁判官說；「沒有看守的人看牢你呀？爲什麼不逃到你喜歡的地方去呀？國王是不會來留心的。」

「我也敢說國王是不會來留心的。」這人回答說；「但是我沒有地方好去，我能做什麼呢？你已經用你的判決把我的名譽毀壞了，人們都不會睬我啦。而且我又找不到工作做，你待我太壞了，這樣真不好。第一，你們既判決我死罪，就該把我殺掉；可是你們不殺，這是一點，這一點我並不埋怨你們。後來你們判決我無期徒刑，要一個看守的人來拿東西給我吃；但是過了些時候，你們又把他辭掉，我只得自己去拿吃的東西，我仍不埋怨。然而現在你們真正地要我走！我卻不能同意了。隨你們怎麼處置我，我卻不高興走。」

怎麼辦呢？又召集了一次會議。他們怎麼處置呢？這個人不肯走。他們反覆地想了又想，要趕走他只有一個辦法，便是給他一筆年金。于是他們就這樣報告國王；「此外沒有別的辦法了。」他們說；「我們無論如何總要趕他走。」年金的數目定六百法郎。這件事情就向犯人宣告。

「好吧。」他說；「只要你們能按期的把款付我，我便沒有別的舉動了。既有這個條件，我就走啦。」事情這樣解決。他便呈請先拿年金的三分之一，就離開這國王的領土。他只乘了一刻鐘的火車，便移住

到剛剛過國界的那個地方去。在那裏買了一小塊地，設立一個市場菜圃；他現在安樂地過活了。他在相當的時候，去領他的年金；收到之後，拿二三個法郎到賭場去賭博，有時候贏，有時候輸，賭好就回家，他的生活和平而安靜。

這是很好的，他沒有禁錮在那個國中，那裏的人不願化錢殺一個人的頭，或監禁一個人到死。



## 阿沙哈頓——亞西利亞國王

亞西利亞國王阿沙哈頓打敗了萊利愛國王，毀滅了許多城市，俘擄去許多人民，殘殺掉許多勇士和將軍，還把另外一些人抽筋剝皮，又把萊利愛國王囚在一個籠子裏。

有一天晚上，阿沙哈頓國王躺在牀上，正在想處置萊利愛的方法，忽然他聽見牀邊有輕輕的響聲，連忙睜開眼睛一看，看見一個鬍鬚灰白眼睛溫和的老頭兒。

『你在想處置萊利愛的事吧？』老頭兒問。

『是的。』國王答道：『但是我決不定怎樣辦法。』

『可是你自己就是萊利愛呀。』老頭兒說。

『那不對的。』國王答道：『萊利愛是萊利愛，我是我。』

『你和萊利愛是同一個人。』老頭兒說，『只是你自己想，你不是萊利愛，萊利愛不是你。』

『你這話什麼意思？』國王說道：『我在這裏，躺在牀上，圍繞着我的，都是服從我的男役和女僕，明天我還是和今天一樣，妥請我的朋友們，而萊利愛呢？正如一隻鳥兒似的，囚在籠子裏，明天他要拿去殺了，他會伸出舌頭來掙扎，一直到他死為止，而且他的屍體是會被一羣惡狗所撕碎。』

『然而你不能毀滅他的生命哩。』老頭兒說，

『可是我怎麼又能夠殺掉一萬四千個勇士，而將他們的屍體來築成一座城牆呢？』國王說道：『我現在還活着，他們卻不能生存了，這不是證明我能夠毀滅生命嗎？』

「你怎麼知道他們不存在呢？」

「因為我沒有看見他們，尤其是他們受苦，而我卻不然；他是不幸，我卻很好。」

「那也只不過你自己覺得這樣罷了。你苦痛你自己，並不是苦痛他們。」

「我不懂。」國王說。

「你要懂嗎？」

「是的，我要懂。」

「那末，到這兒來，」老頭兒指着一個大水盆說道。

國王站起來，走到那水盆前面去。

「脫掉衣裳，走進盆子裏去。」

國王依照老頭兒的吩咐做。

「我把水澆在你身上，你立刻俯下你的頭。」老頭兒裝滿一瓶水說。

老頭兒把瓶子斜放在國王頭上，國王便把頭低下去，一直底到水底下。

阿沙哈頓王浸進水中，立刻就覺得他不是阿沙哈頓，而是另外一個人了。而且他自己覺得自己變作別人，卻又看見自己躺在一張華麗的牀上，旁邊還有一個美麗的女人。這個女人是他以前從來沒有見過的，但他不知道就是他的妻子。這個女人站起來向他說道：「親愛的丈夫，萊利愛！你昨天忙了一天，疲倦了吧！你比往日睡得長久些，我看你睡着，所以不會把你叫醒。但是，現在親王們在大殿上等你，起來穿了衣服到他們那邊去吧。」

阿沙哈頓王從這些話中，知道他是變成萊利愛了。他並不驚訝，只是奇怪以前怎麼竟不知道。他起身來。

穿了衣服到大殿上去，親王們已在那裏等他啦。

親王們歡迎他們的國王萊利愛，跪着叩頭；然後他們站起來，聽國王的吩咐，坐在他面前；這時親王們中一個最年老的人開始說：『不能再忍受兇惡的阿沙哈頓王的侮辱了，一定要和他宣戰。』但是，萊利愛不贊成，他要差幾個使臣去同阿沙哈頓王交好，又命親王們退去。後來，也就指定幾個人做使臣，告訴他們和阿沙哈頓說的話。阿沙哈頓——變做萊利愛了——做完這件事，就騎馬出去打野驢。這次打獵打得很好，他自己殺死兩隻野驢，回來又晏請朋友們，並且看看宮女們的跳舞。第二天他仍去上朝，朝上有許多請願的人，控告的人，犯罪的人在等他去判決；是他和往日一樣，判決了一些案子。做完了事，他又出去打獵——這是他最喜歡的娛樂——而且這一次又打得很好：他自己親手殺死了一隻雌的獅子，並且還捉得兩隻小獅子。打獵之後，他又晏請朋友們，奏樂跳舞，晚上，他就和他所愛的妻子睡在一起。

他一面做着國王須要做的事情，一面享樂，這麼一天一天地過去，等着派到阿沙哈頓王（他自己是阿沙哈頓）那裏去的使臣們回來。不到一個月，那些使臣回來啦，可是他們的耳朵和鼻子都割掉了。阿沙哈頓要他們傳話說：如果萊利愛王不立刻進貢金銀和扁柏樹，不親自去朝拜阿沙哈頓王，阿沙哈頓王就要把施在使臣們身上的刑罰，施到他身上來了。

萊利愛王（原來是阿沙哈頓）又召集親王們來和他們商議。他們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說，一定要和阿沙哈頓王開戰，不要等他先發制人。國王贊成了，便親自帶了軍隊去出征。打了七天仗，國王每天都親自巡查軍隊，鼓勵戰士。到了第八天，在一個有河流的山谷裏，他的軍隊和阿沙哈頓的軍隊碰到了。萊利愛的軍隊很勇敢，但萊利愛王（原來是阿沙哈頓）看見敵人好像螞蟻一般，從山上下來，佈滿了山谷，淹沒了他的軍隊；于是他自己就驅車進陣去砍倒敵軍。但是，萊利愛的軍隊只有幾百人，而阿沙哈頓卻有幾千，所以萊利愛王

受傷被擄去了。他和別的俘擄一起，由阿沙哈頓的兵細綁起來，監守着。走了九天，到第十天，他們把他帶到南奈微地方，囚在一個籠子裏。萊利愛覺得恥辱和無能爲力的憤慨，比挨餓受傷更覺得苦痛。他因爲沒有能力爲他所受的痛苦報仇，所以只能使敵人，因不看見他受苦，而覺得快樂。于是他堅決地立定主意，無論敵人怎樣處置他，他始終忍受着，一點也不作聲。他在籠子裏坐了二十天，等着處死。他看見朋友們，親戚們帶去受刑罰；他聽見死囚們的呻吟；有的砍掉手和腳，有的活活地剝去身上的皮；但是他毫不顯露出不安的情狀，和可憐害怕的樣子。他看見他所愛的妻子，由兩個黑太監帶去。他知道，她要帶去做阿沙哈頓王的宮奴了。他也忍耐着不作聲，可是有一個看守他的衛兵說：『我可憐你，萊利愛；你以前是個國王，現在你又怎麼樣了呀！』萊利愛聽到這些話，不由得記起他失去的一切了。他捏住籠子的柱子，想把頭撞上去自殺。然而，他沒有勇氣去撞。只好失望地呻吟着，倒在籠子的板上了。

最後，兩個劊子手來把籠子門打開，將他的手用皮帶反綁起來，帶他到浸透了血的刑場上去。萊利愛看見他的一個朋友的屍首，正從一枝滴着血的尖樁上撕下來，他就明白自己也要用這東西來處死。他們剝掉萊利愛的衣裳，他驚駭自己強壯而美好的身體，竟瘦得這種樣子。兩個劊子手捏住他的兩隻腿，舉起來，想要把他放到樁子上去。

『這就是死！就是毀滅！』萊利愛這樣想着，忘記掉自己勇敢鎮靜到底的決心，他哭出聲來求救了。然而，沒有人理他。

『沒有這樣的事，』他想到，『我明明是睡着的，這只是個夢吧了。』于是他用勁地站起來，他真的醒了，知道自己不是阿沙哈頓，也不是萊利愛，卻是某一種的動物。他驚訝着他是一個動物，又奇怪着他以前沒有知道他自己是個動物。』

他在一個山谷裏吃草，用長尾巴拂去空中的飛蟲。有一隻長腳的灰色小驢子，在他旁邊歡快地玩着。小驢子踢起後腳，迅速地向阿沙哈頓奔過來，用牠光滑的小鼻子，在他的胸前，尋找他的乳頭，找着了，就鎮定下來，有規則地嘍着。阿沙哈頓明白了，他是一隻牡驢，這隻小驢子的母親，而且他也不覺得奇怪，也不覺得苦痛，卻感到快樂。他感覺到，他和他的子女同時生活的快感。

但是，突然間，有一樣東西輕聲地飛近他來，在他旁邊刺了一下，再用牠的尖尾巴刺進他的皮肉裏面去。阿沙哈頓——這時候是一隻驢子——感到一種燃燒着的苦痛，從小驢子的牙齒間。他立刻拉出乳頭，豎起耳朵，向剛才和他閒蕩的一羣野獸中奔過去。小驢子也站起來，在他的旁邊跑着。他們已經差不多跑到那羣野獸旁邊了，牠們卻又跑走啦；當時另外一枝箭很快地飛過來，刺入小驢子的項頸，這枝箭穿進牠的皮膚，使牠的肉顫抖起來。小驢子可憐地哭着，跪了下來。阿沙哈頓不能把箭去掉，只能讓牠留在那裏。小驢子站起來，以牠長而細的腿子蹣跚着，又跌了下去。一個可怕的兩腳動物——一個人——跑過來，割去牠的喉嚨。

『沒有這樣的事，還是在做夢！』阿沙哈頓想道，于是他盡力使自己醒回來。『明明白白地，我不是萊利愛，也不是驢子，卻是阿沙哈頓！』

他喊出聲來，同時他從水盆裏擡起他的頭……這老頭兒站在他旁邊，將瓶子裏最後的幾滴水倒在他的頭上。

『呵！多麼可怕！我受了這許久的困苦！』阿沙哈頓說。

『長久嗎？』老頭兒說：『你只把頭放進到水去，一下子便擡起來哩；你看，瓶子裏的水還沒有都倒完哪。現在你懂了嗎？』

阿沙哈頓不回答，只害怕地向着老頭兒凝視。

『現在你懂了吧？』老頭兒繼續說：『萊利愛就是你，你殺死的兵士也就是你，不單是兵士，還有你打獵得來請客的野獸也是你。你想，只有你會延長生命，但是我已把你這錯誤觀念除掉，讓你知道對別人做惡事，就是對自己做惡事。生命是整個兒的，你的生命只不過這生命的一部分。而且只有你自己這一部分生命，你才能够使牠好或壞，增長或縮短。你要改良你的生命，也只有一個法子，那就是打破你和別人的生命的界限，並且把別人當作你自己一樣看待，愛護他們。這樣，你就會增長你一部分的生命。你以為你自己的生命是唯一的生命，要想犧牲別人的生命，來加益于你的生命，這就是傷害你的生命；那樣，你便把生命縮短了。破壞別人所有的生命，不是你的能力所做到的！你殺死的人，他們的生命，在你看來是不見了，但是還沒有毀滅。你想延長你自己的生命，去短縮別人的生命，這樣，是做不到的。生命是沒有時間性或空閒性的。一剎那間的生命和一千年間的生命，你的生命和世界上所看得見，或看不見的東西的生命，都是相等的。去破壞生命，或改變生命，是不可能的，因為生命是唯一存在的東西。此外的一切，不過是我們的感覺罷了。』

老頭兒說了這些話之後，就不見了。

第二天早晨，阿沙哈頓王下令赦放萊利愛和所有的俘虜，並且命令停止死刑。

第三天，他叫他的兒子亞蘇·巴尼帕爾來，把王位傳給他，他自己到一個荒涼的地方，去細想他所知道的事情。後來他變成一個漂泊者，到各城市和各村莊去，傳告衆人說：『生命是整個的，人們要傷害別人，就是傷害自己。』

## 工作，死，病。（一個傳說）

這是一個在西印度流行的傳說。

他們說：上帝起先創造的人，是不需要工作的；他們不需要房子，也不需要衣服或食品，並且他們一直活下去，活到一百年，還不知道什麼是疾病。

過了些時候，上帝去看看人們怎樣生活，他看到他們並不向生活中取樂趣，反而互相爭鬪，各人只管自己，弄不到人生之樂，任之有咒咀人生的地步。

因此，上帝對自已說：『這樣使他們分開生活，各管自已。』於是上帝要改變這種情形，使人們不能不工作而生活。爲要避免饑寒，現在就得去造房子，掘土地，耕種和收取水果五穀等。

『工作會使他們連合在一起。』上帝這麼想：『他們不能各人獨自去做工，像搬運木材，造房子，耕種田地，收割五穀，紡紗，織布，做衣服。這樣會使他們明白，他們在一起工作，愈用心，所得愈多，生活愈好；這樣會使他們連合在一起。』

時光過去了，上帝又來看人們生活的情形。看看他們是否快活。

然而，他發現他們的生活比以前更壞。他們在一起工作（這是不得已的事情）可是並不是大家都在一起，卻分成幾個小團體。每個團體要想搶別個團體的工作，並且還互相攔阻，把時間和力氣耗費在傾軋中，所以，他們大家把事情弄壞了。

上帝看見這樣也不好，便決定，要使人們隨便什麼時候都會死去，可是又不使他們知道自己的死期。

『他們知道各人隨便什麼時候都會死去，』上帝想道；『爭來的利益也不能保持得長久，他們便不致濫用命中注定的時間了。』

但是，結果並不是如此。當上帝再來看人們生活的時候，他看見他們的生活和以前一樣地不好。

那些強壯的人，自己要避免人們隨便什麼時候都會死去這樁事，他們便去壓制那些羸弱一點的人，把他們殺死幾個，再以死去恐嚇別一些人。因此，那些強壯的人和他們的子孫，由于安逸得厭倦了，竟至苦痛起來。那些弱的，不得不做他們力量所不及的工作；因為沒有休息，他們也苦痛了。各階級的人，都害怕而怨恨別人；于是人們的生活更不快活了。

上帝看見這個樣子，又想補救，便決定運用最後的一個方法，將各種疾病投到人間去。上帝想，把所有的人都置于疾病的勢力之下，他們才會知道，康健的人應該要可憐那些病的人，並且還要扶助他們，這樣到他們自己生病時，別人也會來扶助他們。』

于是上帝走了；然而，當他回來看人們生活的時候，人們都受制于疾病之下，而他們的生活比以前更壞。本來上帝的意思，是想用『疾病』來使人們連合起來，可是疾病使他們比以前分得更開。那些強壯的人頗足命令別人給他們工作，當他們自己病到的時候，他們便強迫別人去侍候；但是，別人病了，他們卻不注意。而那些被迫去為別人做工的人呢？就得看護病人。工作把他們的身體毀損了，他們卻又沒有時間看護自己的疾病，只得隨牠去。這樣，病人的情狀，不會擾亂富人的歡樂，窮人在房子裏受苦，死亡，沒有別人的同情來使他們歡樂；僱用他們的主人，雖然給他們衣食，卻毫無憐憫之心；甚至于還嫌惡他們。並且人們想，有許多病是會傳染的，怕自己傳染到他們，不但是要避免疾病，甚至于將他們自己和生病的人分開。

因此，上帝自語道：『如果連這個方法都不能使用，叫他們明白，他們的快活在什麼地方呢？那末，讓苦痛



去教訓他們吧！』于是上帝便不來管人們了。

上帝既聽人們自己去治理，人們生活了很久時期，方才知道他們應當快活，而且可以快活的。直到最近，才有少數的幾個人明白，工作對於有些人，不應該是嚇人的東西，也不像爲他人效命的囚徒，而應該是一種公共而快樂的職業，使所有的人們都連合起來的東西。他們才明白，死亡不停地在恐嚇每個人，而各人的最合理的事情，便是在和陸親愛中，渡過他命中注定的年月日。他們已開始明白，疾病並不是要將他們分開，確是，是給他們互助和親愛的一個好機會。

### 三個問題

一個國王有一次想道：如果他知道開始每件事情的適當時間，要注意的是那些人，要迴避的是那些人，尤其是，最重要的是什麼事，那樣，他做無論什麼事情，都永不會失敗了。

他想到了這一點之後，就通令全國說：每件事情的適當時間，最重要的人，做最緊要的事情的方法，這三個問題，誰能回答他，他就給誰一個很大的報酬。

于是四方的學者都來朝見了。但是，他們的回答，都不相同。

回答第一個問題的：有些人說，一個人要知道每件事情的適當的時間，必定要預先劃出一張年月日的程序表，而且一定要準確地依這表做下去；照這樣子，每件事才能做得適當其時。另外一些人說，要預先斷定每件事情的適當時間，是不可能的；不過，一個人不要讓自己儘在無聊的遊戲中過去，應該要注意眼前的事，那樣，做起事來就適當了。再有些人說，國王雖然可以留心眼前的事情，可是要斷定每件事情的適當時間，而且沒有一點錯誤，這是不可能的；不過，他可以有幾個智士做顧問，他們會幫助他，指定做每件事情適當的時間。但是，又有些人說，有些事情是不能等着去問顧問的，而要自己立刻斷定做不做；可是要斷定那件事，就必定要預先知道將發生出什麼事來。這樣，只有魔法師才知道，所以要知道做每件事情適當的時間，一定要詢問魔法師了。

第二個問題：同樣地有許多回答。有些人說國王最需要的，是他的臣子們，另外一些人說是牧師；還有些人說是醫生；同時也有人說，武士是最要緊的。

第三個問題是什麼是最重要的事情？有些人回答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是科學；另外一些人說，是戰爭的技術；又有些人說，是宗教的尊敬。

所有的回答都不相同，而國王都不以為然，也沒有給他們什麼報酬。然而，他還是希望找出一個準確的答案。於是，他爲了真理起見，他決定去請問一個很有名的隱士。

這隱士住在深林裏，獨居不出，只接見普通的人民。所以國王就穿上簡單的服裝去，來到隱士的小屋門前下馬，叫衛隊們停在後面，獨自一個走前去。

當國王到的時候，隱士正在他的茅舍前掘地。他看見國王便行了個禮，又繼續掘下去。隱士是個又瘦又弱的人，他每次把鏟子插入地裏，只翻動一點兒土，便重重地喘着氣哩。

國王走到他面前向他說道：『我來請求你，聰明的隱士，請你回答我三個問題：我怎麼能知道在適當的時間做事情？那些人是我最須要的，而我應該對於他們比其他的人更注意些？什麼事是最要緊的，我最先須注意到的？』

隱士聽了國王的話，並不回答什麼。他正吐些涎沫在手上，重新再去掘地。

『你吃力了罷？』國王說，『讓我拿鏟子來替你掘一會兒吧！』

『謝謝你！』隱士說了，把鏟子給國王，便坐在地上。

當他掘了兩畦土的時候，國王停下來又重說他的問題。隱士又不回答，但是他站起來，伸出手去拿鏟子時，便說道：『現在你休息一會兒吧！讓我來掘一下。』

然而，國王並不把鏟子給他，只是繼續的掘下去。一點鐘過去了，又是一點鐘，太陽在樹梢後沈下去了，最後國王把鏟子插入土中說道：『聰明的人，我來這裏，爲的是請你回答我的問題。如果你不能回答我，那就告

訴我，我要回去了。」

「這裏有個人跑來啦，」穩士說：「讓我們來看看是誰。」

國王回過頭來，看見一個有鬍子的人，從深林裏跑出來，那個人把手放在肚子上，手裏面有血流出。當他跑到國王旁邊時，便昏倒在地下，微微地呻吟。國王和隱士連忙解開這個人的衣服，看見他的肚子傷了一大塊。國王就竭力給他洗去血，用自己的手巾和隱士的頭巾給他紮起來。但是血還是不停地流着，國王再三將浸了熱血的布拿開，洗了洗，又拿來裹住他的傷處。後來血停止了，這人就醒轉來，要喝水。國王便去拿清水來給他喝。同時，太陽已經下山，天氣也清涼起來了。於是隱士幫同國王，把受傷的人帶進茅屋裏去，放到在牀上。而這人緊閉眼睛的躺着，一點聲息也沒有。而國王呢？因為跑了些路，又做了些事情，弄得非常疲倦，便蹲伏在門檻上，睡着了。——他睡得極其酣熟，竟一覺便睡過了這短短的夏夜。他早晨醒來時，許久之後，才記起他在什麼地方，和那個有鬍子的陌生人。這人躺在牀上，以光亮的眼睛，專心地對他凝視。

「原諒我！」有鬍子的人無力地說，當他看見國王醒來向他看的時候。

「我不認識你，沒有什麼要原諒你的。」國王說。

「你不認識我，我卻認得你呢。我是你的一個仇人，曾發誓要向你報仇，因為你處死了我的哥哥，又掠奪我的財產。我知道你獨自去見隱士，就決定在你回去的路上殺死你。但是，一天過去了，你還不去。所以我從埋伏的地方跑出來找你，走到你的衛隊前面，他們認識我，並且傷害了我。我就逃避他們，可是，如果你不把我的傷處紮起來，我會流血致死的。我希望殺死你，然而，你救了我的命。現在，如果我是會活的，而你也希望我會活的話，那麼，我就願意做你的一個最忠信的奴隸，並且還願意囑咐我的兒子，也同樣地做你的忠信的奴隸。原諒我吧！」

國王很高興，他這麼容易地和他的仇人講和而且得他來做朋友所以不但饒恕他還要派自己的僕人和醫生來侍候他，又允許把財產還給他。

國王離開那受傷的人，到門口去找隱士。他希望在離開此地以前，再請問他一次，他那三個已經提過的問題。隱士在外邊，跪在昨天掘好的地方，在播種子。

國王走到他身旁說道：『末了一次，我再請你回答我的幾個問題。』

『不是已經給你回答了嗎？』隱士說。一面以他細弱的腿蹲着，向站在他前面的國王看。

『怎麼回答的？你的意思怎樣？』國王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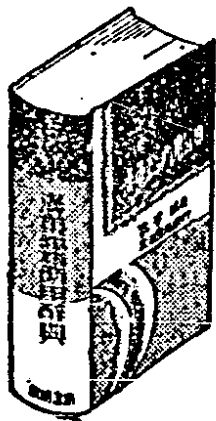
『你還不知道嗎？』隱士回答道：『如果你昨天不可憐我的衰弱，而不幫助我掘地，卻獨自跑回去，那人就會撲擊你，你便會懊悔沒有和我在一塊兒；所以最重要的時候，就是你掘地的那一會兒。我呢？就是最重要的人。而你給我做好事，便是最重要的事情。後來，那個人向我們跑來，最要緊的時候，就是你侍候他那一刻兒。因為你如果不把他的傷處紮起來，他死掉了，便不會和你解決這怨仇，所以他是最重要的。最要緊的事情，就是你給他所做的事。因此，記着：只有一個時間是最重要的——現在，因為『現在』是我們有力量唯一的時間。最重要的人，就是現在和你在一起的人；因為沒有人知道，他會不會和別的人發生關係。而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待他和好，因為人只不過爲了那個目的而來世間的呢。』



書具工學修的高最率效本四

# 字典及辭典

利便查檢 明詳釋解 穎新制編



精裝一冊 實價一元一角

**漢英兩用辭典**  
 翻譯寫作  
 本書是漢文英譯的導師，是寫信作文的顧問，為學生商界職員所必備。字句充足，檢查容易，並附筆劃索引，尤為便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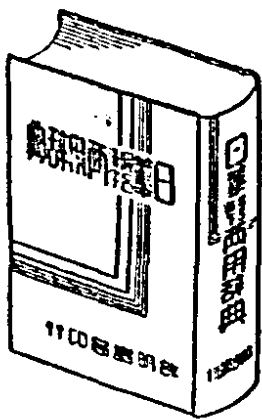
本字典依據桑代克選定之常用字彙編輯。字實為漢字，單字下為國音符號。一為漢字注音，其他小國音符號。解釋簡明，為初學英文者應用，最為適用。



精裝一冊 實價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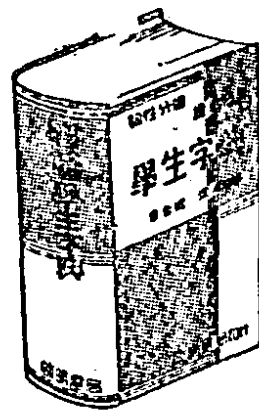
華文注音  
**學生英漢小字典**

本書由專家編輯，內容豐富，初學者已够用，定價低廉，是一般人買得起的辭典。



硬面精裝 實價二元四角

**日華兩用辭典**  
 假名漢字



硬面精裝一冊 實價一元七角

本辭典內容充實，收集單字一萬五千餘，凡新興詞語，盡量加入，且注音正確。解釋詳明，檢査便利，完全切實。所不及明。附錄完備，完全切實。

詞性分類  
 標準國音  
**學生字典**

上海四馬路八百八十八號 啓明書局印行 各書局均售

能効修自進增 度程文英高提

本叢書係供給  
學生課外閱讀  
及自修之用，  
語體說明，華  
文註解，英漢  
對照，讀者自  
修，有無師然  
通之樂，無檢  
查字典之勞，  
打破歷來閱讀  
英語枯燥之成  
見。

英文自修讀本

英漢對照 華文詳解 無師自通

◀物讀修自▶ 本教修自▶

英文法初歩	常用英語	常用英語	英文法表解	活學英語	英文法會話	英文法通一	沙氏樂府	伊爾文見錄	成克斐牧師	伊索寓言	泰西三十軼事	泰西三十軼事	天方夜談	新中國	泰氏英文法習題解答	漢譯泰氏英文法
元三角	元六角	元六角	元八角	元九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元八角
怎樣自修英文	英文習帖	英文會話	英文作範	英文一月通	英文應用文寫作	英文造句與文法	英文中譯法	英文寫作	英文寫作	英文寫作	英文寫作	英文寫作	英文寫作	英文寫作	英文寫作	英文寫作
元五角	元四角	元二角	元二角	元二角	元二角	元二角	元二角	元二角	元二角	元二角	元二角	元二角	元二角	元二角	元二角	元二角
元五角	元四角	元二角	元二角	元二角	元二角	元二角	元二角	元二角	元二角	元二角	元二角	元二角	元二角	元二角	元二角	元二角

局書明啓 路馬四 八二



# 世界文學名著 華文足本

## 全國小學指定 小學略讀教材

內容有趣 百讀不厭 譯文暢達

青水	潘天	木方	木偶	亞德	泰西	泰西	黑奴	金銀	悲慘	大國	飛獸	玫瑰	魯濱	格林	安徒	瑞士
鳥	孩	得	談	記	事	事	魂	島	界	國	記	環	記	集	集	記
二	一	三	三	四	一	二	四	四	三	二	二	一	四	六	四	四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愛麗	愛麗	小兒	好奇	小兒	小兒	小兒	小兒	小兒	小兒	小兒	小兒	小兒	小兒	小兒	小兒	小兒
漫遊	漫遊	奇鏡	奇鏡	奇鏡	奇鏡	奇鏡	奇鏡	奇鏡	奇鏡	奇鏡	奇鏡	奇鏡	奇鏡	奇鏡	奇鏡	奇鏡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上海福州路二八號 啓明書局 各大書局均售



托爾斯泰故事集  
三 隱 士

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六	角
原	著	托 爾 斯 泰	
譯	述	楊 時 英	
發	行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323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本書編號：203

71.5)  
(-20114  
(4)

11 27 1945

520114

